

南航北歸

——久保天隨「游草」所見旅台航線及其海洋書寫*

余筠珪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久保天隨承繼日本古典紀行文文學，年少時多方嘗試紀行美文的筆法以實踐其創作理念，後期將此過渡到他在漢詩雜誌《隨鷗集》保留和文、漢詩並呈的書寫型態。其於大正二年正式出版漢詩集，而在東亞各地旅遊所寫的系列「游草」，多數刊於《斯文》雜誌，直到天隨赴台灣任職，計有二十種具「游草」性質的漢詩，入台後改以「題襟小集」為標題，大量收錄每年往返台灣、日本兩地所作的旅遊詩。本文擬從其中書寫海洋的系列「同題組詩」，探討天隨每年暑假「南航（台灣）」、「北歸（日本）」，在搭乘「基隆神戶線」的固定航路，如何表現四日航程的晝夜晴晦、山光水影、離岸靠岸等船行風光的變化，呈現久保天隨在古典詩歌寫作構思上不斷翻出新意，展現其海洋書寫的詩歌技藝，而逐年的「同題重寫」也帶出他入台心境的轉折。

關鍵詞：久保天隨、游草、《斯文》、《隨鷗集》、海洋組詩

* 本文發想源自立命館大學萩原正樹教授 2017 年首度來台灣時，想尋訪當年日本在台漢詩人搭船登陸之處。論文初稿曾在「文學／海洋／島嶼國際學術研討會」（2022 年 6 月 20 日）宣讀，panel 主題為「海嶼 風土疆界：近代日本漢詩的臺灣書寫與海洋經驗」，承蒙主持人黃美娥教授提出許多建議，使本文論題得以深入，今復蒙兩位評審專家的細心閱讀、指正，實獲益良多，謹於此深致謝忱。

Southbound Sailing and Northbound Homecoming:

Kubo Tenzui's Itinerary Highlights and Maritime Writing in His Travel-themed
Poems

She Yun-Chu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fluenced by classical Japanese travel literature, Kubo Tenzui experimented extensively with ornate travelogues to put his early creative philosophy into practice. Later, his writing would feature the juxtaposition of Japanese texts and Chinese poems in the Chinese poetry magazine *Sui-Ou Ji* (Seagull-following Anthology). Kubo published his first poetry anthology in the 2nd year of the Taishō era (1913), while most of his travel-themed poems written on his voyage across East Asia were published in the magazine *Si-Wen* (Literature for Our Times). He had already published 20 travel-themed Chinese poems up until the time he accepted a teaching post in Taiwan. From that point onward, Kubo put together a large quantity of poems he composed during his regular shuttling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under the title “Tijin Xiaoji” (Emotion-Expressing Poetry). Focusing on Kubo’s maritime poem series written while he was a passenger aboard the “Keelung-Kobe line” which he sailed southbound to Taiwan and northbound to Japan every summer vacation, this article seeks to investigate how Kubo depicted the changing scenery on the four-day voyage, such as the shift from day to night, the

alternation of clear and cloudy skies, the reflection of the mountains on the calm waters, as well as the departure and arrival of the ocean liner. Such poetic depictions illustrate not only Kubo's literary creativity in classical poetry but also his mastery of maritime writing. In addition, his rewriting on the same topic year after year further revealed the evolution of his frame of mind during his stay in Taiwan.

Keywords: Kubo Tenzui, Travel-Themed Poems, *Si-Wen*, *Sui-Ou Ji*, Maritime Poem Series





南航北歸

——久保天隨「游草」所見旅台航線及其海洋書寫

一、前言

久保天隨（1875-1934）第一次來台灣是昭和3年（1928）2月23日，因得到總督上山滿之進（1869-1938）的邀請而搭船前來環遊臺灣島一周，直到3月16日始北返日本。《隨鷗集》記載了此次環島旅遊的行程和經歷，先從基隆入港，再依序前往台北、嘉義、高雄、台東、花蓮、宜蘭等地。¹久保天隨第二次到台灣是昭和4年（1929）4月，其時甫獲得博士學位，²隨即受聘為剛成立的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教授，與他一同出任教職的還有神田喜一郎（1897-1984）。自此年起，久保天隨每年暑假都會往返台灣、日本兩地，時間大概在6月中下旬結束課程後，於7月初前後搭船回日本，直到8月底再返回台灣，而這樣「南航（台灣）」、「北歸（日本）」的往復移動，一直持續到昭和9年（1934）6月久保天隨在台北自宅逝世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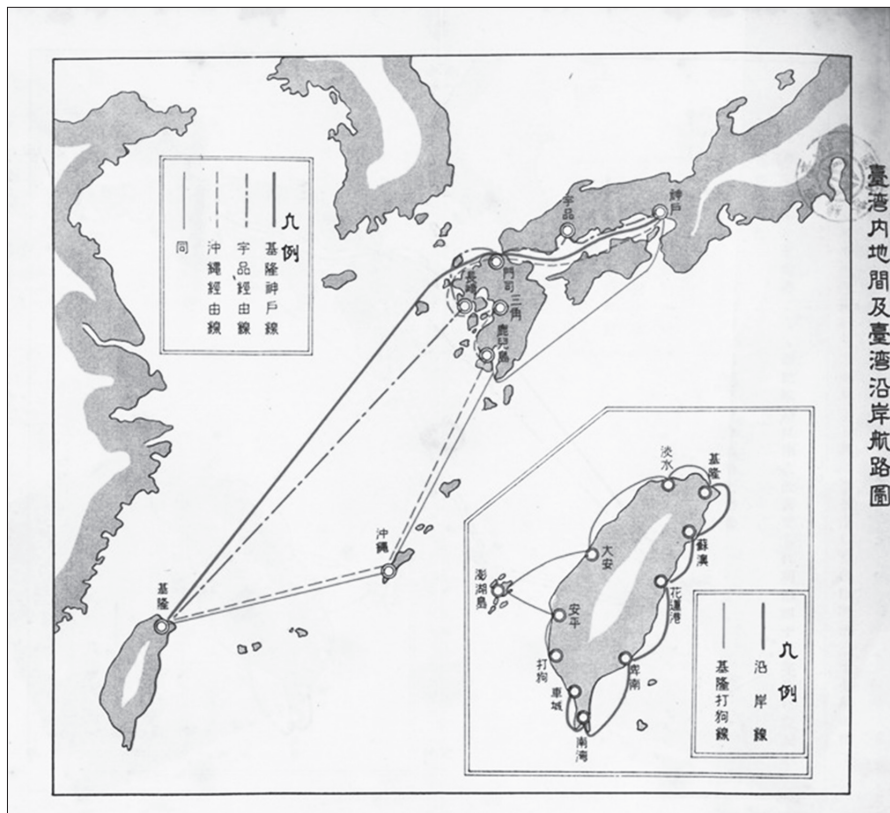
久保天隨「南航」、「北歸」的海上航程為固定路線，即是補助航線的「基隆神戶線」（參圖一），當時稱之為「內台航路」。「內台航路」分為兩種：一種是補助航路，又稱命令航路；一種是自由航路。前者貨運旅客兼用，後者主要是貿易的農產品貨船，但偶有載客。這些航線大致從明治時代起便建立規模，原本由英國商船壟斷，經總督樺山資紀（1837-1922）的主持並補助汽船商社，由大阪商船株式會社經營兩條航線，每月有一次或二次不等的航運。到明治30年（1897）又增加日本近海郵船株式會社共同經營內地直航船，大阪商船會社則經

1 〈臺灣一周紀程〉，《隨鷗集》282號（1928.04）「忘機餘話」，頁37-61。

2 〈主幹學位受領〉記載天隨向東京帝國大學提出學位申請，10月5日通過教授評鑑，11月7日獲文部省認可頒布證書。參《隨鷗集》277號（1927.11）「忘機餘話」，頁46。

營神戶起點、本島沿岸線二種。³當時的海船使用八千噸以上的船隻，可搭載的旅客大概從 723 人到 955 人不等，速度約在 16、17 海浬左右。⁴久保天隨原先居住在東京駒込，「南航（台灣）」會先從東京車站轉特急列車到神戶三ノ宮車站，再搭乘航路名為「基隆神戶線」的汽船，正午由神戶出發，隔日早晨抵門司港，暫泊六小時。門司港啟程後，航程大概三日可抵達基隆港，「北歸（日本）」的返程路線亦然。

久保天隨赴任台灣這幾年南航、北歸的跨域移動，每趟北歸航程後續都銜接著不同的旅程，以漢詩雜誌《隨鷗集》刊載歷年「北歸」回到日本的遊記為例，



圖一 台灣內地間及台灣沿岸航路圖，資料來源：交通局遞信部編《臺灣的海運》。

3 藤崎濟之助，〈第七章 交通與通信〉，《臺灣全誌》（日本東京：中文館書店，1931.01），頁 857-859。

4 交通局遞信部編，《臺灣的海運》（台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1935.08），頁 12-19。

昭和 4 年（1929）曾到仙台訪佐藤徹雄（小石），當時佐藤小石是《隨鷗集》主要編輯的接口人，後來又游名古屋、神戶、四國等地。⁵ 昭和 5 年（1930）為紀念前隨鷗吟社主幹佐藤寬（六石，1864-1927），募資立碑，之後又與其子佐藤小石同游新瀉新發田、仙台荒雄川等地。⁶ 昭和 6 年（1931）到東北福島、羽前五色溫泉旅行，造訪佐藤小石。⁷ 昭和 7 年（1932）先由台灣到琉球旅行約二十日再北返日本，並寫下《琉球游草》。⁸ 昭和 8 年（1933）到九州西部的壹岐遊歷，有遊記〈暑假浪遊紀程〉連載於《隨鷗集》348-354 號。⁹ 其中，只有昭和 7 年（1932）暑假的北歸航線走了不同的航程，當時因前往琉球旅行而走了「沖繩經由線」（參圖一），不過，這趟旅程多所停留，中間曾切換船班，到九州後又改鐵道旅遊，轉往別府搭船至神戶，再轉陸路至名古屋旅遊數日，才北返東京。¹⁰ 除了暑假期定期「北歸」，久保天隨每年元旦跨年前後，依日本的例假日會有近十日的假期，他在這些日子也往台灣等地遊歷，如昭和 4 年（1929）搭鐵路縱貫線至高雄再轉汽車往屏東各地，作〈南游雜詩〉12 首；昭和 5 年（1930）末赴福州造訪陳衍（1856-1937）；昭和 6 年（1931）末游日月潭、涵碧樓、埔里；昭和 7 年（1932）末游台南關子嶺、水火同源、台中八仙山。昭和 8 年（1933）末往宜蘭遊歷，作〈宜蘭道中作〉系列詩作，¹¹ 這些局部小旅行的時程多安排在冬季的時間點。

5 昭和 2 年（1927）6 月起《隨鷗集》271 號發行人及編輯人即由「佐藤寬」改為「佐藤徹雄」，後來昭和 4 年（1929）2 月《隨鷗集》292 號編末「稟告」說明佐藤轉往仙台任職，往返東京不便，因此特設仙台支局處理社務。關於關西的行程，詳見〈關西巡遊記程〉，《隨鷗集》301 號（1929.11），頁 46-67。

6 〈歸京游越紀程〉，《隨鷗集》312 號（1930.10）「忘機餘話」，頁 39-56。

7 〈暑假北歸小程〉，《隨鷗集》324-326 號（1931.10-12）「忘機餘話」。

8 〈暑假浪遊紀程〉，《隨鷗集》336-340 號（1932.10-1933.02）「忘機餘話」。

9 〈暑假浪遊紀程〉，《隨鷗集》348-354 號（1933.10-1934.04）「忘機餘話」。

10 〈暑假浪遊紀程〉，《隨鷗集》336-340 號（1932.10-1933.02）「忘機餘話」。

11 逐年冬遊載於《隨鷗集》「忘機餘話」，昭和 4 年，見〈冬暇南游紀程〉，《隨鷗集》304 號（1930.02）；昭和 5 年，見〈南支句游紀程〉，連載於《隨鷗集》316 號（1931.02）至 319 號（1931.05）；昭和 6 年，見〈新春半句紀游〉，連載於《隨鷗集》328 號（1932.02）至 330 號（1932.04）；昭和 7 年，見〈新春四日記游〉，《隨鷗集》341 號（1933.03）；昭和 8 年，見〈新春小游記程〉，《隨鷗集》352 號（1934.02）。

學界目前久保天隨研究¹²最重要的著作為黃美娥〈久保天隨與臺灣漢詩壇〉，文中縝密地爬梳了相關的研究史，並從東亞視域、台灣研究等面向探討久保天隨以學閥詩人的身分在東亞各地所帶動的漢詩流動路徑，每一條路徑皆能折射出風土、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聯。¹³此外，黃美娥又根據台灣報刊調查久保天隨在台詩作，透過史料的考掘使得久保天隨在台數年的行跡更加鮮明。¹⁴由於本文涉及久保天隨「滯台」的行跡，文中亦略及其在昭和4年（1929）對台灣風土的印象、台灣各地吟社活動的批評等，不過主軸將聚焦在久保天隨渡海來台的時空背景及創作表現。久保天隨「滯台」期間仍擔任隨鷗吟社及漢詩雜誌《隨鷗集》的主幹，帝大教授兼雜誌主編的身分，讓他有機緣在《隨鷗集》「忘機餘話」大量刊載其遊記，尤其是保留滯台期間完整的航海旅行日誌。他在《隨鷗集》所寫的這類和文夾雜漢詩的紀行文體，乃是源自日本江戶至明治年間紀行文體的書寫傳統。¹⁵另一方面，依其長年旅遊書寫的慣例，他會將某次旅遊之作集結成一組漢詩，並稱這些以漢詩組構而成的某地旅遊集為某地「游草」。¹⁶「滯台」之作也有類似

-
- 12 久保天隨的相關研究，有黃得時、久保舜一、張寶三為作小傳。參黃得時，〈久保天隨博士小傳〉，廣島大學文學部中國中世文學研究會編，《中國中世文學研究》卷2（日本東京：白帝社，1962.12），頁48-53；久保舜一，〈久保天隨〉，久松潛一編，《鹽井雨江・武島羽衣・大町桂月・久保天隨・笹川臨風・樋口龍峽集》，《明治文學全集》41（日本東京：筑摩書坊，1971.03），頁382-384；張寶三，〈久保得二先生傳〉，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02）》（台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2.07），頁185-188。周延燕則遠赴早稻田大學調查相關手稿，為目前生平調查最詳細的資料，並對臺灣大學久保文庫的資料價值進行完整的梳理，參氏著，〈近代日本漢學家久保天隨及其藏書研究〉（台北：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關於久保天隨漢詩的研究，村山吉廣譽其為「大正之雄」，參氏著〈久保天隨——大正詩壇の雄〉，《漢學紀要》9號（2006），頁1-18。
- 13 黃美娥著，〈久保天隨與臺灣漢詩壇〉，蔡祝青編，《迎向臺大百年學術講座 I：台北帝大文政學部論文集》（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12），頁277-323。
- 14 黃美娥編，《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文學作品目錄》下冊（台北：臺北文獻委員會，2003.02），頁774-796。表中所採主要是《臺灣日日新報》、《風月報》二種。
- 15 齋藤希史著，盛浩偉譯，〈明治的遊記——漢文脈的所在〉，《「漢文脈」在近代——中國清末與日本明治重疊的文學圈》（新北：群學出版公司，2020.09），頁232-253。
- 16 森岡緣曾討論久保天隨「游草」與日文寫作的傳統，見氏著〈文化表象としての〈遊草〉——久保天隨のアジア旅行とその詩〉，《近代漢詩のアジアとの邂逅——鈴木虎雄と久保天隨を軸として》（日本東京：勉誠出版，2008.02），頁169-198。而如楊雲萍、李嘉瑜、陳速換、劉萱萱等人則對《澎湖游草》多所探究，見楊雲萍，〈「澎湖游草」及其他〉，《臺灣風土》106、107期（1950.07.24、07.31）；李嘉瑜，〈旅行、

做法，他將《隨鷗集》紀行文中的漢詩單獨連載在創刊於大正 8 年（1919）的漢文學雜誌《斯文》，換言之，《隨鷗集》的紀行文能清楚揭示旅途的緣起和背景，而《斯文》所載的「游草」則側重在古典詩藝的展示，在詩文分離之後，漢詩仍能引起獨特的閱讀體驗，由此可見這兩部雜誌所載的相關內容具有緊密的互文性。此外，久保天隨「滯台」期間因公務而必須在日本、台灣兩地往返，當時海洋作為島嶼之間主要的交通航道，海洋意象因而集中地出現在天隨「滯台」時期的漢詩，形成一類新穎的詩歌主題。

綜上所述，本文將以久保天隨「滯台」時期的文獻為主軸，討論兩個問題：其一，追索久保天隨紀行詩文的書寫傳承、表現，及其「游草」相關文本發表集結的情況。文中首先爬梳久保天隨紀行文學的書寫歷程與體例，包括其紀行美文在承繼日本古典紀行文學之時的多方嘗試和創作理念，如何過渡到他在漢詩雜誌《隨鷗集》保留和文、漢詩並呈的書寫型態。其次，紀行文學傳統之一的「游草」在日本近代漢詩壇頗為盛行，久保天隨身為公認的旅行家以及寫作漢詩的能手，加上長年擔當《斯文》「文苑」所載漢詩的評點者，他在《斯文》將赴台之作稱為《南航小草》、《滯臺詩草》，入台後則以「題襟小集」為主標題，大量收錄每年往返台灣、日本兩地所作的旅遊詩。《斯文》共載錄久保天隨 20 種具「游草」性質的系列漢詩，以及「題襟小集」裡旅台滯台的紀遊詩，這些漢詩和久保天隨在東亞各地遊歷所出版的八部單行本「游草」相互關聯，彼此並不是孤立的存在，因此本文也將參照《隨鷗集》，梳理天隨「游草」從雜誌連載到出版成冊，呈現

獵奇與懷古——久保天隨漢詩中的澎湖書寫》，《成大中文學報》18 期（2007.10），頁 117-142；劉萱萱，〈久保天隨〈澎湖遊草〉的歷史與風土敘述〉，《靜宜中文學報》10 期（2016.10），頁 77-107；陳速換，〈久保天隨及其《澎湖遊草》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論文，2003）。黃千珊亦對天隨游草創作的背景與藝術手法進行檢視，見氏者〈風景的凝視——論久保得二遊草書寫的凝視與論述〉，余曆雄、蕭婷憶主編，《漢詩與區域文學：第三屆東亞漢詩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2019.07），頁 55-70。不過，諸家多使用已出版的游草著作和《臺灣日日新報》等資料，而未留意到《斯文》、《隨鷗集》等漢詩雜誌所保留的大量重要材料，森岡緣雖曾指出《隨鷗集》之專欄「忘機餘話」，卻未加以著墨，本文將從雜誌《隨鷗集》、《斯文》連載的內容來呈現久保天隨「滯台」時期的「游草」所收的海洋組詩。

其中文本生成的具體脈絡。

其二，日本近代漢詩以海洋為寫作元素者，常以古體長篇來鋪陳，例如漢詩人森槐南（1863-1911）、野口寧齋（1867-1905）皆曾模擬黃景仁〈觀潮行〉的長篇，¹⁷而如久保天隨〈社寮島〉也以古體長篇來詠嘆基隆海港的風光和地景沿革，¹⁸諸家所作海洋相關詩作多為一首或兩首，至於像久保天隨「滯台」時期幾乎不間斷地書寫「海洋組詩」的情況，可以說是前所未見的創發。這些「海洋組詩」大多是他游草的其中一部分，亦即某次旅行的一環，就游草的角度來看，可納入日本紀行文學的系譜；就海洋主題和表現形式來談，亦可視作近代古典海洋文學的其中一種展現。因此本文將以久保天隨昭和年間旅台、滯台的航海經歷為核心，分析其於每年暑假搭乘「基隆神戶線」這條固定航路「南航（台灣）」、「北歸（日本）」往返台日兩地，在船班與航道固定的情況下，如何另闢蹊徑，以組詩的形式創造出以海洋為書寫場域的系列古典漢詩，展示其「同題重寫」的古典詩藝技巧，並探究他如何將航程和海洋經驗帶入漢詩創作，包括四日航程的晝夜晴晦、山光水影、離岸靠岸等船行風光的變化，以及逐年的「同題重寫」如何帶出其入台心境的轉折，由此呈現久保天隨在古典詩歌寫作構思上不斷翻出新意，同時也在日本漢詩的脈絡下形構出一類獨特的海洋書寫模式。¹⁹

二、紀行中的海洋書寫：久保天隨的「紀行文體」與「游草」

紀行文學在日本古典文學中占有一席之地，從江戶以來便形成創作傳統，至明治時期又有新變。齋藤希史〈明治的遊記——漢文脈的所在〉指出「遊記」是

17 余筠珺〈論大正詩人久保天隨與清詩的受容關係〉指出黃景仁〈觀潮行〉在日本頗具影響力，漢詩人森槐南、野口寧齋皆曾用其韻寫下和作，久保天隨亦有擬作。此外，久保天隨在其所著《支那文學史》亦稱許〈觀潮行〉為黃景仁詩集中的傑作。該文收入萩原正樹編，《日中韓文人交流と相互理解——明治大正期の詩詞を通して》（日本名古屋：あるむ，2020.11），頁254-257。

18 久保天隨〈社寮島〉，《臺灣時報》「文苑」欄（1929.12.15），又載《臺灣日日新報》，1929.12.18，4版「詩壇」欄；及《斯文》12編7號「文苑」欄「題襟小集」（1930.07.01）。

19 楊雅惠、施懿琳、王小琳、王建國合著，〈日治時期海洋文學〉，《臺灣海洋文學》（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09）指出其時「海洋」成為溝通世界的主要管道，台灣古典文人得以從全球性的海洋視域，開啟對異

幕末至明治 20 年（1887）之間的一大文學特徵，尤其是大量出現的海外見聞錄，如夏目漱石《木屑錄》夾雜著漢詩寫成的漢文遊記，成為當時習見的寫作模式。這類散文與詩歌穿織並陳的紀行書寫傳統可上溯到和文脈在散文中插入和歌的寫法，到了江戶時期的林羅山又開啟了兩種加入漢詩的紀行文作法：其一是元和二年（1616）的《丙辰紀行》有和文夾雜漢詩的寫作；其二是寬永二年（1625）的《癸未紀行》為舊有漢文交雜漢詩的紀行體，之後又有前半部為日記式的漢文紀行，而將漢詩匯集在後半部。²⁰可見日本古典紀行文在語言形式的呈現上有多種表現形態，而漢詩是紀行書寫「必備」的其中一部份。

（一）久保天隨紀行文的創作歷程

久保天隨酷愛旅遊，年少時便已開始紀行文學的創作，就讀仙臺第二高等中學開始受到森川竹溪（1869-1917）的啟蒙與引導，明治 24 年（1891）17 歲就在《鷗夢新誌》第 55 集發表漢詩〈柳橋竹枝〉，18 歲已有若干紀行的漢詩，如 7 月 9 日至 18 日遠遊奧州，作《孤劍飄零集》，後收入《七寸鞋》。²¹森川竹溪既為此年所作的《孤劍飄零集》品評批點，更為之題詞作〈少年游·《孤劍飄零集》題詞，久保青琴囑〉，詩才很早便受到肯定。²²明治 29 年（1896）22 歲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就讀，陸續在《帝國文學》發表漢詩，其時主要以「久保青琴」

文化的探索和國族身分認同的辯證。至於本文則從日人久保天隨「滯台」時期的海洋詩來談，其以特殊的「同題組詩」、「同題重寫」的形式來鋪陳數日航程在海洋所見的自然景觀以及人與自然的互動，一方面以此發掘日人漢詩在海洋詩歌形式的開拓，一方面也呈現出日治時期，不同國族的人在度越海洋時，觀察世界的角度和航程心境具有顯著的對比，由此形塑海洋文學所能引發的多元聲音。

20 齋藤希史，〈明治的遊記——漢文脈的所在〉，盛浩偉譯，《「漢文脈」在近代——中國清末與日本明治重疊的文學圈》，頁 232-253。

21 久保天隨，《七寸鞋》（日本東京：內外出版協會，1901.06），頁 206-222。

22 久保天隨，《秋碧吟廬詩稿》卷一（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手稿，請求記號：イ 04_03152_0030），頁 53（原無頁碼，以 pdf 檔案計頁，以下同）起有森川竹溪手批《孤劍飄零集》。《鷗夢新誌》102 集（1895.08），刊載竹溪所作〈少年游〉（孤劍飄零集題詞，久保青琴囑），又見森川竹溪著，水原渭江編，《夢餘稿詞集》中冊（日本京都：國際藝術文化交流委員會印行，1989.10），頁 6。

之名發表，部分紀行文學的篇章也在《反省雜誌》與《太陽》發表。²³ 明治 32 年（1899）25 歲自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開始賣文維生的歲月。²⁴ 明治 33 年（1900）至明治 39 年（1906）紀行美文如《藻かり舟》（與中內義一合著）、《七寸鞋》、《山水寫生》、《檜木笠》等陸續結集出版，內容大多是高等中學、大學時期的遊歷。以明治 33 年（1900）由鍾美堂刊行的《藻かり舟》為例，其中所收的美文韻文有數種型態：大部分作品是以日文遊記為主夾雜若干漢詩；有些篇目如〈伊豆だより〉、〈清涼境〉則將漢詩放在文末；而如〈千松島〉則是呈現同遊者相與唱和、創作的過程；另有一篇〈波山躋攀錄〉純以漢文寫作，文末再附上幾首漢詩。²⁵ 可以說，久保天隨在紀行美文的創作型態上也經歷多方嘗試的階段。

久保天隨作於明治 29 年（1896）的《煙霞小景》〈序〉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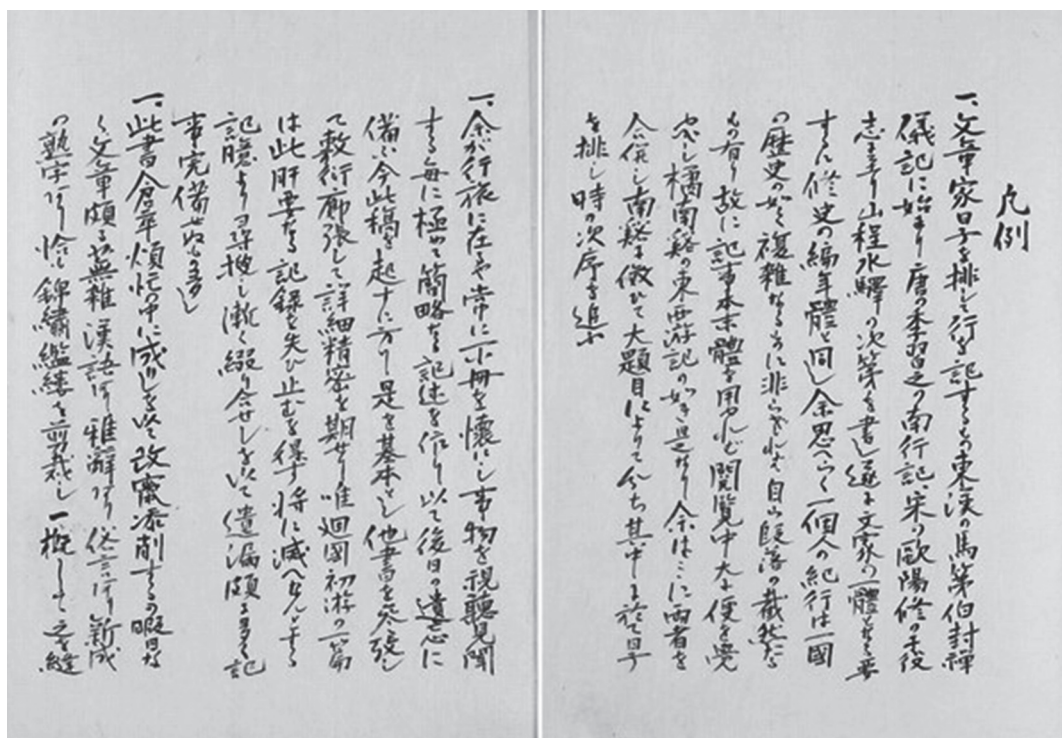
游一目，或觀山川湖海之勝，或吊黍離麥秀之墟，或覽宮殿樓閣之美，或視人物文章之秀。余性喜遊，足跡既遍天下，其所歷游，皆有諷詠記述，此卷即是也。或以泉石膏肓、煙霞痼疾，眷戀風光、拋擲世務為嫌也。然余杖屨跋涉之間，心融形釋，常覺與萬化冥合也。儻所謂神遊於宇宙者非邪？余自信吾遊之非徒然也。嗚呼，寬閑之野，廣莫之鄉，彷徨逍遙，窮至道之妙，閑送一生，樂亦有餘矣。昔人又有與余同趣者，余獨何病焉？唯余才薄識劣，未能盡發天地淑靈之秘，鄙心深愧焉。故自誌，聊有所興起云。明治丙申（1896）六月下澣天隨自識²⁶

23 久松潛一編，〈久保天隨年譜〉，《鹽井雨江・武島羽衣・大町桂月・久保天隨・笹川臨風・樋口龍峽集集》，《明治文學全集》41，頁 412-414。

24 鼓ヶ浦山人編，〈久保天隨君〉，《明治文豪創作苦心秘話》（日本東京：朝日書房，1939.11），頁 93。黃得時，〈久保天隨博士小傳〉引述《支那戲曲研究》後記所云，曾經過 20 年無意義的賣文生涯，參《中國中世文學研究》卷 2，頁 49。

25 以上各篇見久保天隨、中內義一合著，《藻かり舟》（日本東京：鍾美堂刊行，1900.07）。

26 〈序〉，《煙霞小景》卷一（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手稿，請求記號：イ 04_03152_0042），頁 4-5。



圖二 《煙霞小景》卷一〈凡例〉，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久保天隨生性喜遊覽，眷戀泉石煙霞等自然風光，也對於具有人文歷史的地景遺跡充滿濃厚的興趣，凡有遊歷，必發為詩文。此外，他在《煙霞小景》的凡例一指出紀行文是文章的一體，一個人的紀行猶如一國的歷史般相當複雜，可以如史家將之製成編年體、記事本末體。凡例二又說到自己在旅行時必攜一小冊，簡略記錄途程中的見聞作為備忘錄，再以此為基礎，參考他書、搜尋掌故，逐漸擴充文章篇幅。²⁷（參圖二）這個隨時記錄的寫作習慣，在日後如《槿域游草》、《遼瀋游草》等內容中，依然可以看到他在諷詠異域風土時，不僅描寫自然風光，也經常融會當地人文軼事，歌詠內容相當廣博。

久保天隨自身對於紀行文學的反思，一方面認為可以上溯到中國的漢文傳統

如馬第伯〈封禪儀記〉、李翱〈南行記〉、歐陽修〈于役志〉與《徐霞客游記》，而在和文傳統則可追溯到《土佐日記》、《更科日記》、《十六夜日記》，雖然中國、日本的紀行作品汗牛充棟，但內容皆以記載山程水驛、地方風土人情與奇聞古蹟為主，卻較少用「詩的感興」加以貫通。²⁸ 因此，久保天隨認為紀行作品不應該只是報導記實，同時要能納入詩的感興成分，呼喚出讀者的同情共感。他在〈紀行文に就いて〉也提到類似的想法，認為松尾芭蕉《奥の細道》就是展現詩之感性的最好例證。²⁹ 〈紀行文に就いて〉更指出創作紀行文和一般小說、傳記、詩歌俳句相同，應該先大量博覽，在腦海中尋找出清新的文字與成句，於相應的場合以點石成金或奪胎換骨的手法表現出來，內容既要具備詩的感性，也要調和天然與人事，同時要對內容進行細緻加工。³⁰ 換言之，紀行文也包含一些藝術家創造的成分。後來市村器堂為《秋碧吟廬詩鈔》丁籤作序，以史家司馬遷與詩人杜甫為例，認為二人遍游南北，將治亂興廢、悲歡憂喜融會其中，史與詩殊途而同歸。而天隨善詩又兼通史，能將兩者之長融為一爐。³¹ 充分肯定遊歷與詩境造詣的關係，又呼應了天隨自身的理念。

此外，其於〈羈旅の詩趣〉指出遊歷江山的經驗對寫作有所助益，如司馬遷、李白透過壯遊來豐富閱歷，而不是拘限在明窗淨几之間讀書而已，因為「自然は一大詩卷なり」，大自然是天然的詩料，能引發旅者的感性體悟，這也是久保天隨為何如此重視紀行與遊歷的原因。文章最後也提到當時剛納入版圖的台灣、澎湖，令人嚮往異地的熱帶風情與新高山景觀，新的旅遊刺激能帶來創作的詩材和靈感。³² 可見久保天隨早年便已萌生前往台灣、澎湖的念頭，這些文章明確地展現他對於紀行文學的愛好與自白。

28 久保天隨，〈紀行文學〉，《塵中放言》（日本東京：鍾美堂發行，1901.11），頁 25-27。

29 久保天隨，〈文壇獅子吼〉（日本東京：日高有倫堂，1907.01），頁 64-65。

30 同註 29，頁 65。

31 市村器堂，〈《秋碧吟廬詩鈔》丁籤序〉，久保天隨，《秋碧吟廬詩鈔》丁籤（日本東京：久保得二自刊本，1927.11）卷首。

32 久保天隨，〈羈旅の詩趣〉，《塵中放言》，頁 9-11。

久保天隨在《評釋日本絕句選》選錄不少紀游的絕句，其中選評了竹添光鴻（1842-1917）《棧雲峽雨詩草》開卷第一首〈發燕京留駐京諸友〉，並解說此詩為明治8年（1875）從公使入清而作，應與其日記並觀。³³說明久保天隨不但熟知海外聞見的著作，也肯認以日記、紀行文搭配漢詩的傳統。而久保天隨個人也在昭和年間的《隨鷗集》「忘機餘話」專欄發表大量以日文書寫的紀行文，並與漢詩融為一體，又將紀行文的部分漢詩別立出來，重新加上詩題，投稿到《斯文》的漢詩專欄，其中多數以「游草」的形式呈現，展現其對古典詩藝所投注的熱情，而《隨鷗集》的紀行文則成為這些漢詩具體而明確的本事背景。

（二）《斯文》：天隨各種「游草」的定名及刊載

久保天隨在日治時期渡海赴台任職，由此機緣寫出大量的航海組詩，亦即本文所說的「南航（台灣）」、「北歸（日本）」的組詩創作，這樣的寫作形式和同時期渡台的日本文人大多僅寫一二首與海洋相關的漢詩不同，天隨是有意識地在日本漢詩的脈絡下形構出一類獨特的海洋書寫模式。不過，作為一名長期思考如何將自然風物融入詩作的古典詩人，久保天隨「滯台」的海洋組詩只是其行旅經驗的其中一環，換言之，天隨的海洋書寫更側重在詩藝的展現而非對海洋的關懷，海洋詩只是「游草」的其中一部分。由於其海洋詩與「紀行」、「游草」相關，特別是「游草」的部分，因此下文將釐清久保天隨旅台、滯台前後的「游草」收錄情況，呈現「南航北歸」詩的文本背景。此外，呈現這些「滯台」海洋文學文本的來龍去脈，也能看出其在天隨漢詩中的特殊性：一方面乃是延續前述久保天隨紀行書寫的技巧；另一方面，這樣的創作主題呈現與其時海洋作為溝通世界的主要管道有關，久保天隨以海洋為場域，融會航海的新經驗、舊詩語來創造新的漢詩寫作模式，以組詩的形式反覆「同題重寫」，體現其對古典詩藝的堅持。

久保天隨的「游草」作品是以紀行為主體創作的系列漢詩，此類紀遊主題的

33 久松潛一編，〈鹽井雨江・武島羽衣・大町桂月・久保天隨・笹川臨風・樋口龍峽集〉，《明治文學全集》41，頁230。

詩作因結集成多冊單行的出版物，而成為久保天隨陸續出版的詩集《秋碧吟廬詩鈔》甲籤到戊籤之外的另一鮮明特色。久保天隨「游草」出版的情況，在昭和8年（1933）刊行的《琉球游草》書後附列的出版清單共有八種，依序為《讚州游草》、《關西游草》、《檳域游草》、《續關西游草》、《遼瀋游草》、《閩中游草》、《澎湖游草》、《琉球游草》。（參圖三）

錄目集詩行刊									
琉球游草	澎湖游草	閩中游草	遼瀋游草	續關西游草	檳域游草	關西游草	讚州游草	同	同
草	草	草	草	草	草	草	草	丁籤	丙籤
一卷	一卷	一卷	一卷	一卷	一卷	一卷	一卷	三卷	三卷
壬申	壬申	庚午	甲子	癸亥	壬戌	辛酉	庚申	自壬戌至甲子	自己未至辛酉
同八年刊	同八年刊	昭和六年刊	同十四年刊	同十三年刊	同十三年刊	同十年刊	大正九年刊	昭和二年刊	同十五年刊

圖三 《琉球游草》卷末廣告，根據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本。

然而如果擴大久保天隨「游草」的搜尋範圍，會發現上述八種「游草」詩集僅是其大正時期以來

系列創作的一環。以刊行漢學研究相關的雜誌《斯文》於大正8年（1919）2月創刊，收錄內容分為論說、文苑、雜錄、彙報、會報、附錄等項，久保天隨從《斯文》創刊號開始，便在「文苑」的漢詩欄持續發表漢詩，刊載的內容經常以系列「組詩」的形式呈現，也收錄標示詩題和詩序的單首漢詩。《斯文》漢詩欄所刊天隨作品，最重要的組成內容就是「游草」，從大正8年（1919）至昭和4年（1929）赴台之時，依照出版年代，收錄了包括紀遊、游草、小草、詩草等20種遊記內容。³⁴然而，久保天隨在昭和4年（1929）4月中來台赴任，途程有《南

34 包括了（1）西游草；（2）霞浦游草；（3）鹽溪游草；（4）耶馬谿紀遊；（5）赤穗紀遊；（6）檳域游草；（7）續關西游草；（8）遼瀋游草；（9）渭城游草；（10）雲州游草；（11）作州游草；（12）續續讚州游草；（13）隱岐游草；（14）續渭城游草；（15）越佐游草；（16）南紀游草；（17）北游小草；（18）江丹游草；（19）南航小草；（20）滯臺詩草。上述20種游草等紀遊體，內容少者僅刊一期，長則連載數期，多數游草是在日本各地遊歷的漢詩集結，而《檳域游草》為大正11年（1922）8月遊朝鮮之作，《遼瀋游草》為大正13年（1924）8月遊歷中國東北所作。

航小草》和《滯臺詩草》，入台之後，在《斯文》的漢詩開始了其他的系列，先是 12 編 1 號（1930.01）以「題襟小草」為題，至次月《斯文》12 編 2 號開始，不再命名為「草」，而是以「題襟小集」發表集結了一連串往返於台日兩地以及往閩中、澎湖、琉球的漢詩，後者更出版單行為《閩中游草》、《澎湖游草》、《琉球游草》。「題襟小集」一直連載到 16 編 9 號（1934.9 出刊）公告久保天隨過世為止，最後一首收錄的詩〈航臺舟中所見〉：「笑扣船舷氣正豪，迴看陸地作波濤。長鯨晨嘖秋嘲白，一道朝天十丈高。」³⁵為昭和 8 年（1933）〈暑假南歸〉所作漢詩。

「南航北歸」詩為久保天隨「滯台」時期的特殊作品，見於《斯文》的《南航小草》、「題襟小草」、「題襟小集」，內容主要以「南航」前往台灣、「北歸」回到日本為主軸，而在南航、北歸之後，仍持續在台灣本島以及日本內地進行短暫的旅遊，可看出系列旅遊組詩的痕跡。《斯文》連載情況可參本文「附表：《斯文》所收航行遊歷詩表」。此處令人感到好奇的是，天隨入台以後的詩作為何不再以「游草」命名？天隨入臺以後在台灣、日本以漢詩寫成的紀遊之作皆不再沿用「游草」之名，而以「小草」、「詩草」名之，而主要以「小集」暫時收羅滯台詩稿。由於久保天隨在昭和 8 年（1933）將「題襟小集」之部分詩作集結出版為《澎湖游草》、《琉球游草》，仍勤於整理詩稿，推測「滯台」為公務，並非遊歷，而前往閩中、澎湖、琉球是在一段特定的時間之內完成遊歷，或許因此仍以「游草」來命名。若非於隔年謝世，久保天隨將會如何整理與台灣相關的詩草並定名，後人已不得而知。值得一書的是，久保天隨入台以後持續擔任漢詩雜誌《隨鷗集》的主幹，「忘機餘話」專欄中記錄隨鷗吟社社員的每月大事紀，作為主編的天隨便順理成章地以日文連載在台灣參加南雅詩社的活動、往返台日的相關遊記，保留相當的史料。因此後文在闡釋詩歌意旨時，將透過「游草」與《隨鷗集》彼此互見的內容，說明「南航北歸」詩的創作背景。

35 「題襟小集」，《斯文》16 編 9 號（1934.09），頁 68。

三、旅台：初赴台灣的船程經驗

（一）昭和3年「旅台」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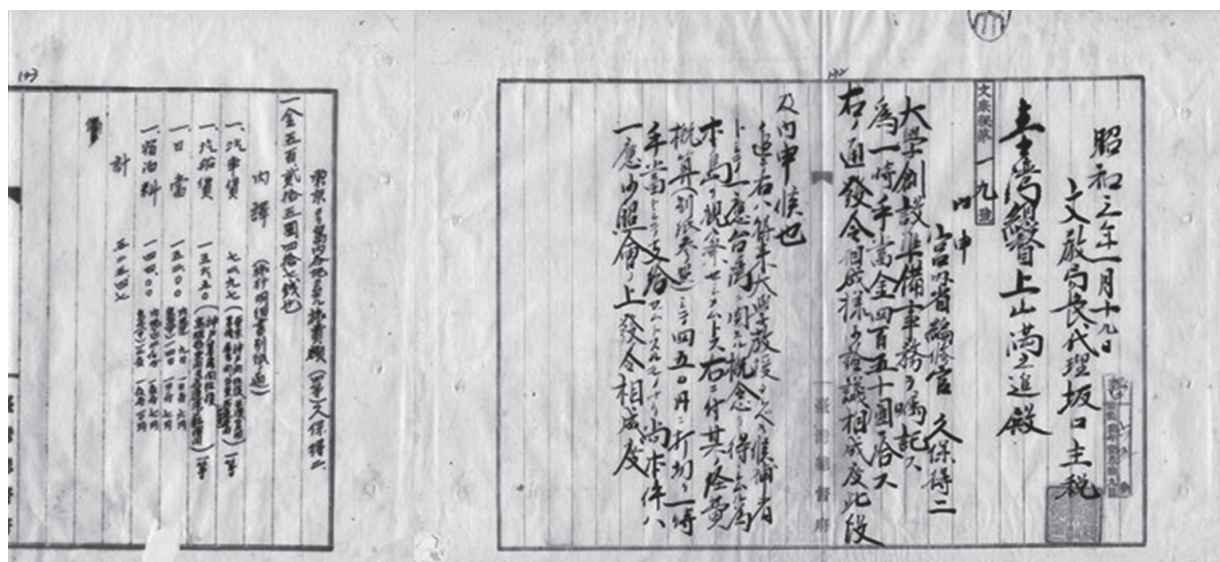
台灣第11任總督上山滿之進囑託宮內省編修官久保天隨辦理臺北帝國大學創設準備事務，並作為將來大學教授候補者，於昭和3年（1928）1月19日發布公文，久保天隨需來台灣進行視察，公文概算經費450円，並附「旅行予定明細書」，詳載2月25日至3月18日行程（參圖四），³⁶可知天隨首度來台是早已預定的公務行程。至於其赴台之私人動機與其父久保讓次於明治年間任職台東廳署有關，³⁷《隨鷗集》282號曾轉載《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3月17日）內容，久保天隨自稱《臺灣日日新報》「無腔笛」所記多與己有關，專欄大加報導其來台灣一事，應是由魏清德主筆。³⁸新聞記：「宮內省圖書寮編修官久保天隨博士，此回之來臺，主在於調查台灣史料，期間赴台東，弔先人終焉之地。尾崎古村翁贈詩有云：『九泉應有喜，孝子遠來過。緣底名知本，令君感慨多。』知本地名，即博士先人故地也。」³⁹

36 見「久保得二（大學創設準備ニ關スル事務ヲ囑託ス）」，卷名「昭和三年一月至三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判任官進退原議」，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10217。

37 黃美娥引《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34.06.03，4版）「臺大教授文學博士 漢詩人久保氏絕望在昭和町大學官舍」指出久保天隨之父久保讓次於明治30年（1897）至32年（1899）任台東廳署，捐館之年適逢天隨東大畢業，昭和3年（1928）來遊台灣，乃為憑弔其先人服官東台灣舊跡。參黃美娥著，〈久保天隨與臺灣漢詩壇〉，蔡祝青編，《迎向臺大百年學術講座Ⅰ：台北帝大文政學部論文集》，頁289-291。其父之事又見《讀賣新聞》（1901.08.23）刊久保得二之父久保讓次於7月18日病死台東任內，次日遺骨返回日本。依《讀賣新聞》所載，久保讓次應過世於明治34年（1901）。

38 魏清德於昭和2年（1927）升為《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編輯部主任。見黃美娥，〈奮飛在二十世紀的新世界：魏清德的現代性文化想像與文學實踐〉，黃美娥、謝世英撰文，《魏清德舊藏書畫》（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7.11），頁7。又見黃美娥，〈另類現代性——《臺灣日日新報》記者魏清德的文明啟蒙論述〉，《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4.12），頁183-235。此外，《隨鷗集》295號〈臺北翰墨清興〉載昭和4年5月2日諸人於魏清德萬華新居舉辦久保天隨到任歡迎會，再續前緣，魏清德還出示數幅收藏書畫。

39 見〈臺灣一周紀程〉，《隨鷗集》282號，頁54-56。久保天隨又記15日中午和小松天籟、尾崎古村、伊藤壺溪三位故舊共乘汽車至板橋，由海山郡守李讚生引介至知名富豪林本源的別墅觀覽，再往李郡守家用餐，傍晚至移山書屋與總督上山蔗庵會面。



圖四 囑託久保得二籌備臺北帝國大學公文，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

臨行台灣前，迴瀾社友人駒田侗齋（彥之丞）為作〈送久保天隨游臺灣序〉云：

久保天隨博士以選述奉職宮內省，資性磊落，博聞強記，尤邃詩學。暇則飄然為汗漫之游，足跡遍海內。延及樺太、朝鮮、滿州、禹域，今復有臺灣之行。⁴⁰

歷數天隨曾遊歷樺太（庫頁島）、朝鮮（《槿域游草》）、滿洲（《遼瀋游草》）、禹域（大正 14 年 8 月）等地，⁴¹ 此次輪到台灣。又云：

彥竊以為從來游臺灣者甚眾，然大抵非殖產興業，則視察風土人情者，如彥

40 《斯文》10 編 8 號（1928.8），頁 26。

41 黃美娥指出《禹域游草》（1925）、《樺太游草》（1926）見於《秋碧吟廬詩鈔》丁籤後「刊行詩集目錄」，見〈久保天隨與臺灣漢詩壇〉，蔡祝青編，《迎向臺大百年學術講座 I：台北帝大文政學部論文集》，頁 292，注 56。駒田侗齋亦提及久保天隨足跡遍及樺太、禹域，然而從《斯文》所收最早「游草」為刊於 3 編 2 號（1920.04）「西洛游草」，卻未收後出之《禹域游草》、《樺太游草》，原因不明。加上目前秋碧吟廬詩鈔手稿所收只到大正 13 年（1924），大正 14 年（1925）詩，在《秋碧吟廬詩鈔》戊籤卷十三自〈將

曾游二次，亦不過如此也。⁴²

駒田侗齋曾兩度遊歷台灣，對台灣知之甚詳，序文表示其時熟稔台灣風土名勝者眾，善詩、善文者皆有所發揮，文中點出時人遊台灣的目的無非是殖產興業、視察風土人情，侗齋本身亦然。而久保天隨善詩，一番探勝賞景或許能帶來新的觀察視野。而行前部分以詩文酬答的內容亦反映了當時日本內地對於台灣的印象，如岡崎春城〈送天隨詞兄游臺灣〉：

征帆萬里度洪濤，鵬翼圖南意氣豪。瀛海無邊蓬島杳，天門一柱玉山高。
前人蹤跡存青史，炎徼風煙入彩毫。連日歡迎筵不絕，桃榔樹下酌香醪。⁴³

以及三谷象雲〈送天隨詞兄游臺灣〉二首：

一帆征萬里，鯨浪正渺茫。想得詩懷壯，何言海路長。
天威攘妖霧，勝景入青陽。臺島東風遍，行游是樂鄉。

輶軒隨處好，逸興縱清吟。日赫玉山頂，春闌淡水潯。
追陪空員約，徙倚遠勞心。仲子在南境，煩君傳言音。⁴⁴

日本先賢掃蕩一切阻撓，取得南方新版圖，立下垂名青史的功業，後來者得以意

游禹域臨發題壁》以下至〈中央公園酒樓賦似座客求和〉，應是遊禹域行程所留下之詩，參《秋碧吟廬詩鈔》戊籤頁 20b-22b。張寶三，〈久保天隨與康有為筆談稿論考〉也曾對這次禹域之行略加考訂，參徐興慶編，《東亞文化交流與經典詮釋》（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12），頁 189-224。樺太之遊則未見相關詩作，但《隨鵬集》264 號（1925.10）「忘機餘話」〈北游客中通信〉，曾簡要記載這趟旅程的經過，參頁 49-50。

42 《斯文》10 編 8 號（1928.08），頁 26-27。

43 《斯文》10 編 3 號（1928.03），頁 192。

44 同註 43，頁 192。

氣豪壯地渡海前往蓬萊島台灣。台灣氣候炎熱，有熱帶物產桃榔樹，而玉山作為新高山，更成為日本漢詩的新意象。諸人並預祝天隨此行受到熱烈歡迎。

（二）台灣一周紀程

久保天隨首度航台的行程是《隨鷗集》歷次所記往返台灣最詳細的一次，尤其是航海路線及舉目所見，往後都成為「南航（臺灣）北歸（日本）」的航海詩相關素材。此行於昭和3年（1928）2月23日啟程，在東京驛搭急行車，24日早上10點抵達神戶三ノ宮車站，再轉車至神戶港搭乘大阪商船會社的蓬萊丸，一艘九千噸的巨舶。正午出港後，穿越讚岐近海，25日在門司港停泊六小時，於正午出航，遇到朝鮮總督府派遣的視察團14人，相談甚歡，頗不寂寞。

首航對於沿途景象記載頗詳，過了六連島到玄海洋，指南針一路直指南。26日舟船離陸地漸遠，舉目所見「一碧浩渺，海天益加寥闊，紅日出於波間，沒於波中，時見海鳥飛魚。」27日近亭午，蒼茫海面出現三兩島嶼，最大的是彭佳嶼，西洋稱作アジンコート，島上頂端有燈塔，再向南的小島嶼是棉花嶼，可知已近台灣，由此往基隆約40哩，約莫三、四個小時後，眾人來到甲板憑欄凝望，只見「雲煙繚繞中的一點青螺，漸近漸大、高下起伏，浮現的峰巒是基隆一帶的群山。」這次的初體驗讓久保天隨感到好奇，因此，對於日出日落的變化、海鳥飛魚皆有描述，往後幾次「南航（台灣）」雖然也有記錄，但大多只提到彭佳嶼，作為即將抵達基隆的指標。

下船後由臺灣總督府屬官陳英湛、小松天籟等人接待，約一小時的車程抵達台北。之後開始環台一周，從台北出發，經台中、台南、高雄，轉乘沿岸線到蘭嶼、綠島，再重返台東知本，亦即其父久保護次身故之地。其後沿花東縱谷北上，遊太魯閣，再從花蓮港搭船往蘇澳，在礁溪過夜，復返台北。於台北短游芝山巖、北投、淡水後，3月14日參加大稻埕「江山樓」之全台詩人歡迎會，其詩載於《臺灣時報》與《斯文》。15日在移山書屋接受總督上山蔗庵等人公宴招待，相與唱和，這次旅行匆促沒有留下游草作品，只保留宴集酬唱的詩作。3月16日「北

歸（日本）」，於基隆港搭乘蓬萊丸，下午 4 點出港，北行穿越東海需要一天半的時間。18 日午後，在右舷望見男女列島，知已近九州，薄暮經過五島。19 日早上停留門司港六小時，正午發船，晚上抵四國近海。20 日早上 7 點抵神戶，9 時在神戶三ノ宮車站搭地鐵轉名古屋參加聚會，在 22 日回到東京。⁴⁵ 這次南航、北歸搭乘相同的船型「蓬萊丸」，詳細說明回到日本的航海途徑作為旅行的標誌，包括男女列島、五島等島嶼。昭和 4 年（1929）之後的南航、北歸行程則透過漢詩來體現遠洋航行的經驗，開展出日本在台文人在渡海到台灣的海洋詩新貌。

這趟環島行程太密集，只留下唱和詩作。⁴⁶ 久保天隨在〈江山樓酒間率賦，索諸賢高和〉云：

長風破浪願初酬，探勝而回尚暫留。何必皤然嗟我老，祇當奇絕詫茲游。
猺花狔鳥炎方地，鼇黑魚紅弱水流。他日重來興逾王，振衣笑立玉山頭。
今茲戊辰二月，予游臺灣，全島景勝，探討幾盡。旋至臺北，留數日。淡社、瀛社諸同人相謀，一夕觴予于江山樓。杯酒交驩，是為唱和詩卷。首首點景
狀意，清鍊雅澹，洵足以誇飾當代。座有妓雲壤，唱呂布白門樓之曲，餘音
嫋嫋，梁塵為動，亦一時高興也。天隨附記。⁴⁷

久保天隨曾於〈羈旅の詩趣〉表達遊歷台灣、澎湖等新版圖的期盼，「願初酬」表明一直有遊歷台灣之心，《隨鷗集》〈臺灣一周紀程〉自言此行僅花了 13 天就遍遊台灣各地一圈，雖然中部橫貫未去，東海岸僅匆匆一瞥，大抵炎方之地盡

45 以上行程皆見於〈臺灣一周紀程〉，《隨鷗集》282 號，頁 37-61。《臺灣時報》昭和 3 年 3 月號亦有載錄。

46 《隨鷗集》〈臺灣一周紀程〉所收詩作無詩題，而《臺灣時報》昭和 3 年 4 月號保留詩題，兩者所收友人和作互有增減。江山樓唱和之作又見《臺灣日日新報》1928.03.16，4 版「詩壇」，同日另載「內臺詞人公宴久保博士」。又 1928.03.17-18，4 版「詩壇」載江山樓聯句；1928.03.18，4 版「詩壇」載移山書屋唱和；1928.03.25，4 版「詩壇」載上山總督別宴唱和詩。

47 《斯文》10 編 6 號（1928.06），頁 392。

收眼底，名所阿里山、日月潭也因行程太趕沒去，留待日後有機會再去攀登。⁴⁸「探勝」指剛完成的環島行程，「茲游奇絕」用東坡〈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之典，呼應此番南游為一趟不凡的壯舉。久保天隨對於台灣這個物種風情不同於日本的熱帶「炎方」之地，抱持極大興致，「他日重來」可視為其與淡社、瀛社等江山樓唱和者 17 人期約再遊台灣。⁴⁹

昭和 3 年（1928）首遊未留下太多與台灣相關的漢詩，不過隔年昭和 4 年（1929）趁大學年末休假之暇到南台灣遊歷所作的〈南游雜詩十二首〉，則頗能表露久保天隨對殖民地台灣的態度，詩云：

新霜忽自鬢邊侵，怯值殘年富七哀。江海茫茫慣為客，敢言絕域乏詩才。
終夜車廂夢易醒，如何輾轉不曾停。我行既過回歸線，炎海瘴來椰樹青。
四野含煙日氣濃，征人欲卸袂衣重。芭蕉簇綠枕榔黑，歲盡南荒不識冬。
蠟天訝見火雲燒，日午黃塵路一條。車上薰風吹面好，川原滿目熟芎蕉。
行盡潮州路更賒，偏嫌客鬢著塵沙。旋看籬落猩猩木，嫩葉梢頭紅似花。
荒塗何處認青帘，當面蠻由黛色添。十里平沙水清淺，征車奔過不褰簷。
車城灣泊捕鯨舟，海口波平蜃氣浮。大武東南引餘脈，亂山高下到貓頭。
恆春南去野蒼蒼，墟落蕭條一路長。偏喜清陰遮赤日，兩行竝植木麻黃。
石田磽确廢農耕，人在瘴嵐堆裡行。除卻尖山劍鉞似，幾多怪嶂不知名。
往事淒涼歲月徂，球人叢葬此山隈。魂兮今日應含笑，長護天南新版圖。
一塘水盡碧蓮枯，野曠天低斜日孤。驀地橫拖夕嵐黑，依稀驛樹帶風烏。

48 〈臺灣一周紀程〉，《隨鷗集》282 號，頁 48-49。又《臺灣日日新報》（1928.03.10，2 版）載〈久保博士臺東視察〉：「文學博士久保天隨氏于西部地區視察終了，七日搭乘撫順丸東來，上午至臺東街及旭村視察，於知本溫泉午餐。下午在知本蕃社調查蕃人風俗與習慣，同夜住宿於知本溫泉。八日，由知本出發視察馬蘭社、岩灣開導所、卑南社、大南社、卑南山等處，九日前往花蓮港。」

49 《斯文》收錄參與〈江山樓唱和〉者有羅蕉鹿、謝雪漁、魏潤庵、黃石衡、劉篁村、倪炳煌、楊漢龍、林子楨、許梓桑、盧子安、林搏秋、鄭作型、石谷榕菴、小松天籟、尾崎古村、伊藤壺溪、豬口鳳菴 17 人之詩。席間有瀛社社長謝雪漁、副社長魏清德。

六師壓境賊氛空，地在山圍潮打中。憶得名臣詩句好，石門堡上旭旗紅。⁵⁰

《隨鷗集》304 號記載昭和 4 年（1929）12 月 24 日搭乘縱貫鐵路到高雄後轉乘汽車往屏東各地。這組詩前半部談台灣氣候，後半部寫屏東的地景，最後從地景的歷史事件來懷古，以殖民歷程的艱辛和成功作結。詩中強調過了「回歸線」的氣候觀察，臘月冬天熱到脫衣服，「歲盡南荒不識冬」季節感不鮮明，冬天依舊炎熱，還有熱帶氣候的火燒雲。此組詩細寫國境之南，車程漸次往屏東行去，潮州路途漫長、車城有捕鯨活動、大武山延續到貓鼻頭的山勢、恆春的木麻黃、尖尖山等怪異的山形，頗有向人介紹新版圖之意。而「球人叢葬此山隈」則從地理景觀帶入殖民統治者的詮釋視角，指出明治 7 年（1874）牡丹社事件五十多位琉球人在此遇害，時至今日應可含笑告慰，因為帝國「六師壓境賊氛空」、「石門堡上旭旗紅」，在恆春城門（石門）插著飄揚的日本國旗，「旭旗紅」正是「長護天南新版圖」的象徵，由此宣揚帝國殖民的勝利和新氣象。

此外，久保天隨於昭和 4 年（1929）來台灣後，對「臺疆詩界」提出相當犀利的批評，他說：

大抵臺灣人作詩，以近體為主，及於古體者極為寥寥，且聲調往往有誤，格律和對仗欠精當者，可謂比比皆是，知名人士猶不可免。如前所列辜君之詩，令人略感遺憾地也有上述情況。又據說臺灣島的大都市不只存在兩三個吟社，而整個臺灣島中號稱有多達七八十個吟社，然而看他們所作，只不過是每月限題募集詩作而已，並且在互選之後必定有賞，誠然與我國本土享保時代「冠付」一類的活動相去不遠。如此說來，豈可誇風雅之盛乎？臺疆詩界的前途，全然不值得囑託寄望。已矣哉。⁵¹

50 《隨鷗集》304 號（1930.02）「忘機餘話」，頁 46。又見《臺灣日日新報》，1930.01.24，4 版「詩壇」欄。

51 〈潤菴移居唱和〉，《隨鷗集》297 號（1929.07）「忘機餘話」，頁 41-43。為保留日文語氣，附原文如下：「大抵臺人の詩を作るや、近體を旨として、古體に及ぶもの極めて寥寥。且つ往往にして聲調を誤まり、律に

其於《隨鷗集》載魏清德詩四首並次韻四首，同時也收錄台人辜叔廬次韻四首，由於辜叔廬次韻之作有不合律之處，由此感慨台灣漢詩壇創作古近體詩的出律問題、吟社活動評賞方式，認為「台疆詩界」不值得寄望。久保天隨直到昭和8年（1933）為《瀛洲詩集》作序，仍對台灣漢詩壇多所抨擊，⁵²從「忘機餘話」所載可見其立場在來臺初始即相當鮮明。

四、南航：行旅吟囊下的海洋紀實

久保天隨旅台、滯台的漢詩可見於《隨鷗集》、《斯文》、《臺灣日日新報》及其詩抄手稿。《隨鷗集》以和文寫遊記，中間穿插著漢詩，多無詩題；而《斯文》或有評點，《臺灣日日新報》皆刊魏清德的評點，《秋碧吟廬詩抄》的手稿亦有日本友人評點。另外，《斯文》與《臺灣日日新報》所刊詩或有異文，但差異不大。久保天隨自稱任職台灣時期詩作為《滯臺詩草》，下文將以昭和4年（1929）至8年（1933）滯台期間「南航（台灣）」、「北歸（日本）」所作的組詩為討論焦點，如前所述，久保天隨往返台日的主要航程為「基隆神戶線」，如何在固定的時間和航程寫出海洋體驗，考驗著創作者詩藝的功力。

（一）海洋摹寫的航程指標：昭和4年《南航小草》、《滯臺詩草》

久保天隨於昭和4年（1929）受聘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4月出行前，隨鷗吟社與眾多友人相繼送別，此次是第二次南航，卻是首度創作南航組詩，《斯

於いて對仗の精當を缺くもの、比比皆然といふべく、知名の人士に於ても、猶ほ免れず。辜君には、聊か氣の毒なれども、上に掲ぐるところ、亦た既に然るものあり。是れ予輩の太だ謙となす所以。又聞くとこに據れば、島中の通邑大都に於て、二三の吟社を存せざるはなく、島中を通じて、七八十の多さに上ると稱すれども、その為すところを觀れば、毎月題を限りて其作を募集するに過ぎず、しかも互選の後、必ず賞あり。わか本土享保時代に於ける冠付の類と相去ること、まことに遠からざるが如し。かくの如くして、何ぞ風雅の盛を誇るを得むや。臺疆詩界の前途、絶えて囑望を値するものあらず、己んぬるかな。」

52 黃美娥於「久保天隨與昭和時期臺灣漢詩壇」一節透過此序指出久保天隨以帝國詩人之眼輕蔑全臺詩會吟友之作，也反映了台灣漢詩壇文人群體在新舊學的立場、在殖民主義下的差異及衝突，同時，學閥詩人久保天隨欲以指導者的姿態來與台灣漢詩壇互動，其「漢詩」觀與台灣本土存有扞格，難以踰越。見〈久保天隨與臺灣漢詩壇〉，蔡祝青編，《迎向臺大百年學術講座Ⅰ：台北帝大文政學部論文集》，頁308-314。

文》所收《南航小草》之〈南航舟中作〉十首為：

白鷗眠穩水迴環，落月依微津樹間。晞髮舵樓看曙色，海門晴繪鎮西山。
一葉舟過五島南，迢迢針路我能諳。四不見山雲日淨，天低鵬際水如藍。
餘霞散綺夕陽收，積水無邊始欲愁。又怕高歌驚海若，亂濤十丈打船頭。
何來暮色度滄溟，風拂洋心魚氣腥。仰見廓寥晴更近，欲捫南極老人星。
殘宵艙底夢頻驚，一縷羈愁斷又生。潮氣籠窗斜月白，悄聽風水鬧成聲。
魚龍影裏曉模糊，島嶼南溟疑有無。潮陣低昂相趁急，舷頭碎作浪花麤。
天含雨氣黯如灰，浙浙流波去復回。百尺巖頭何架構，恍疑巨蜃吐樓臺。
彷彿幽宮龍一吟，黑風挾雨忽相侵。蓬萊咫尺覓無處，萬里滄溟煙水深。
拍欄客子共開眉，怯顧積陰天四垂。雲地水煙沙雨裏，繫舟又似去年時。
誰教拋擲在殊方，如許身生感慨長。詩境翻宜添變化，三臺風月入吟囊。⁵³

首先，久保天隨所指「南航」即是前往台灣，此行作詩不多，故以「小草」名之。整組詩描述神戶基隆的固定路線，在門司港停留六小時後，正午出港沿九州西岸南航，過五島後，約莫有一日多僅能見到茫茫大海。前二首特別標明鎮西山和五島，鎮西山是九州福岡和佐賀之間的高山，位於玄海洋的正南，詩作以明確地名作為指標。將抵台灣之際，會先看到彭佳嶼的燈塔。

這趟固定航線以組詩的形式，鋪陳晝夜明晦、晴光陰霾的種種變化，寫出時間推移的感知。由於久保天隨精準掌握航程時間的推進，組詩難以分開閱讀，其中必定展開線性時間的變化，預示航程的行進節奏。如第一首「落月依微津樹間」點出即將天明，人在「舵樓」船板上，看船逐漸離岸，曙色晴光灑落九州的鎮西山，摹寫出航不遠的九州沿岸。第二首「一葉舟過五島南」，五島在九州本島西南，過了五島就看不到島嶼，之後只能根據指南針指示航向，於是道出「四不見山」

53 〈赴任南航行程〉，《隨鷗集》295號（1929.05），頁39-40。《臺灣日日新報》，1929.05.05，4版「詩壇」欄。

的茫茫大海景象。第三首「積水無邊始欲愁」帶出離鄉情緒，旋即以「又怕高歌驚海若」帶出海面的風浪亂濤高可十丈，由情入景，描寫海濤氣象。第四首從「暮色」到手捫「南極老人星」，寫海上的時間感仰賴天象的變化以此感知又過了一日，並以海風帶來的魚腥味寫大海的味道。第五首「殘宵艙底夢頻驚」寫入夜後船艙的晃動感不易安眠，深夜轉醒只有羈旅情愁和外在風吹水鬧，呈現漂流在大洋上的靜寂和喧騰。《隨鷗集》295 號〈赴任南航行程〉描述 4 月 18 日，天陰，海波稍高，同行的妻兒都有暈船症狀。⁵⁴ 詩中所指或為暈船的狀態。

第六首、七首的解讀必須藉由〈赴任南航行程〉的描述，才能確定所指的島嶼，遊記說：「十九日正午前，經過彭佳嶼近海，百尺燈塔聳立於巉巖之上，宛如海市蜃樓，在雲煙縹緲中暫時得見。」⁵⁵ 第六首從在舷頭視線可及處著眼，南方的島嶼在晨霧中似有若無，清晰可睹的是船頭潮來潮退激起的浪花。而第七首「百尺巖頭何架構，恍疑巨蜃吐樓臺。」則特寫陰天的彭佳嶼燈塔聳立在巖頭雲霧中，彷彿海市蜃樓。第八首寫天候由陰轉雨，「彷彿幽宮龍一吟，黑風挾雨忽相侵。」船舶在風雨聲中逐漸接近台灣，然而暗雲挾雨，「蓬萊咫尺覓無處」指出天候導致視線能見度差。根據航程，經過彭佳嶼再 40 海浬就能抵達基隆，只是船隻接近台灣時因風雨而望不見海岸。第九首「拍欄客子共開眉」、「繫舟又似去年時」說明航程已到了尾端，眾人不耐長程船行，紛紛拍欄眺望，此番景象讓久保天隨憶起去年在基隆停泊靠岸的情景。第十首以「誰教拋擲在殊方，如許身生感慨長。」總結這趟南航赴任的心境，來到陌生的台灣，不免有「非吾土」的客居飄泊感慨，說明台灣只是暫時的居所，終究是炎方、海隅。然而「詩境翻宜添變化，三臺風月入吟囊。」則又開展對新生活的期許，喜歡旅遊和漢詩創作的天隨，如接受異域殊方的文化刺激，或能促使詩境翻轉出新的風貌，呈現台北、台中、台南等三台各地風光，而其「南航北歸」的海洋組詩即是其來台漢詩的其中一種新變。

54 〈赴任南航行程〉，《隨鷗集》295 號，頁 39。

55 同註 54，頁 39。

古典詩中的海洋經常是被想像的，真正有渡海經驗的詩人並不多，或許如此，海洋詩能調動的語彙有其限制，而久保天隨詩中雖然用了海若、魚龍、吐蜃、南溟等神話意象來添加想像和神秘色彩，用意仍在烘托當下船程的感受。天隨「南航北歸」的海洋組詩描寫出從在九州登船到基隆繫舟的航海情境，在「近岸」與「汪洋」呈現不同的紀實效果，近岸透過航程景觀的變化，呈顯舟行方向與移動感，但進入汪洋之後，景觀變得單調而緩慢，只能透過晝夜海象的變化來傳遞時程與景觀的轉換差異。

從《滯臺詩草》可見天隨下船後開始了租屋、會友等各式行程，台灣的新生活相當充實。這年暑假很快就返回日本，前往尾濃、京阪、豫讚、岡山、神戶等地周遊 21 日，《隨鷗集》301 號〈關西巡遊紀程〉載這趟旅程最後寫下一首南航詩：

波涵棉嶼千層白，山擁雞籠一帶青。海若天吳慙相護，兩年五度泛南溟。⁵⁶

「棉嶼」指棉花嶼，離彭佳嶼往南不遠的小島。詩作描寫海濤拍擊在島巖上而激盪出千層白浪，基隆港區被群山環繞。自去年初次來台灣到這次暑假南航，已經五度穿過東海海域，故云「兩年五度泛南溟」。其後《斯文》12 編 5 號（昭和 5 年 5 月 1 日）另有一首〈南航舟中作〉：

霞氣晴烘紅未消，風高舷首浪花飄。魚龍排仗渺無際，玄海南連千里潮。⁵⁷

此詩作年不易判定。這首詩刊於昭和 4 年（1929）冬末詩之前，而《隨鷗集》304 號〈冬暇南游紀程〉載錄該次往南台灣的旅程。經對照早稻田大學所藏《秋碧吟廬詩稿》（昭和 4-8 年分冊）的詩題排序與《斯文》相似，只是手稿特別註

56 〈關西巡遊紀程〉，《隨鷗集》301 號（1929.11），頁 66。又見〈船入基隆〉，《臺灣日日新報》，1929.11.24，4 版「詩壇」欄。

57 久保天隨，「題襟小集」，《斯文》12 編 5 號（1930.05.01），頁 25。此詩未見《臺灣日日新報》。

明「補作」，說明這首〈南航舟中作〉所寫應是該年暑假南航內容，或作於冬末。⁵⁸此詩描寫晴日未消的紅霞餘光，船行視野所及近有浪花，遠有魚躍，而「玄海南連千里潮」指的是「玄海洋」，所描述的時間應是剛駛離日本不遠，而以「千里潮」映帶出一路向南遠行。由這兩首詩的搭配看來，前者寫到港，後者寫啟航，省略了中間沿途航程的描述。自此之後，就進入每年暑假固定北歸南航的行程。

（二）虛實轉換的意象翻新：昭和5年「題襟小集」、〈歸京游越紀程〉

昭和5年（1930）暑假到仙臺為佐藤六石建立紀念碑，與佐藤小石遊歷東北，遇到東北大學教授青木正兒（1887-1964），8月25日從東京車站出發南航，26日正午從門司港出發。⁵⁹此行作〈南航舟中作〉十首：

潮平鏡面漾微嵐，浦澈彎環畫裏看。南客相逢齊額手，航程四日定平安。
露氣長汀白似雲，波聲拍拍繞船聞。萬星照到蛟宮底，市火漁燈高下分。
晨過壇浦易銷魂，崖樹煙籠月一痕。折戟沉沙知幾載，早秋海口怒潮奔。
拍欄願望只思詩，風日晴和人意宜。倦倚客牀閒欲睡，鐸聲遽報午餐時。
連日重洋穩不波，九州五島昨經過。舷頭長立疑生翼，滿袖涼風晚更多。
何來暮色度滄溟，魚氣既沈風不腥。水天相連秋杳渺，海心潮漲夜涵星。
煙波深處劉夢得，舵師指點陸務觀。決背琉球暝更遠，鵬雲半掩南溟寬。
釣竿何日拂珊瑚，又放扁舟指海隅。波漾紅霞麗于錦，遙天返照水中鋪。
風潮太穩送行舟，海氣入衣涼欲秋。地脈南奔知有國，遙青一抹六鼇頭。
蜃煙消盡午晴開，潮勢漾空波作堆。料識飛禽歸有處，海南湧出古蓬萊。⁶⁰

58 久保天隨，《秋碧吟廬詩稿》昭和4-8年分冊（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手稿，請求記號：イ04_03152），頁46-47。

59 〈歸京游越紀程〉，《隨鷗集》312號，頁39-55。

60 同註59，頁56。另外《斯文》13編3號（1931.06.01）僅載前八首，其一首句作「天晴海水漾微瀾」，文字略有不同，見頁24。又《臺灣日日新報》，1930.11.02，4版「詩壇」欄，載錄十首，首句與《斯文》同。

去年組詩從九州寫起，今年由神戶港啟程處著墨。第一首寫船泊港灣的景緻，以及甫上船與人寒暄問候「航程四日定平安」帶出揚帆後的時程。此處的港灣應是從神戶港出發後，經過讚州（今香川縣）、豫州（今愛媛縣）一帶的海灣。第二首「萬星照到蛟宮底，市火漁燈高下分」寫入夜所見岸上鄰近城市高下錯落的燈火，也是南航詩唯一提到舟中所見沿岸夜景。據〈歸京游越紀程〉載半夜經過「來島海峽」，即位處四國愛媛縣今治市的海峽。第三首「晨過壇浦」的「壇浦」在門司港對岸的下關，1185年的「壇之浦之戰」是平安時代末期源氏、平氏的最後一場戰役，此後平氏滅亡，源氏建立鎌倉幕府。詩作化用杜牧〈赤壁〉詩「折戟沉沙鐵未銷」呼應古代關鍵戰役的歷史氛圍。第四首寫在船上尋覓寫詩靈感卻昏昏欲睡，直到發布已到午餐時間；而中午時分也意味著在門司港停泊六小時後即將向遠洋啟航。第五首寫船已過九州五島，晚風宜人，〈歸京游越紀程〉指出這次航程在玄海洋相當平靜，船身沒有晃動。第六首的時間從暮色海景漸入夜潮涵星。第七首用劉禹錫〈堤上行〉「江南江北望煙波」典以及陸游〈感昔〉「舵師指點說流求」典，前者寫行人客居思遠，後者暗示「決眚琉球暝更遠」，漫漫航程見不到岸，以琉球作為航向座標。第八首化用杜甫〈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反指自己還未用釣竿垂釣採珊瑚，又要前去海角遠處。第九、第十首由實入虛，以神怪的聯想傳達這次南航的「殊方」想像，如「地脈南國」、「飛禽歸處」都是虛想遠方的歸所，而不管歸於六鰲仙山還是海南的古蓬萊，都屬於南方的島嶼。最後仍然點出時序，但不再強調實景，而是虛寫自身回歸的目的地，亦即傳說的古蓬萊台灣。

相較於第一組多半是以五感敘寫的技法記錄航程景觀與移動感，這組詩添加了虛實交錯的寫法，加入若干歷史風物、掌故以及神怪想像，以虛映實，讓海洋景觀多了一些參照系，從「折戟沉沙」的古戰場到「海南湧出古蓬萊」，在強調空間移動的海洋組詩中納入時間要素，帶出眼前景觀的歷史縱深感。

（三）羈旅愁懷的同題重賦：昭和6年〈暑假北歸小程〉

昭和6年（1931）暑假北歸後往仙台造訪佐藤小石，收假的南航行程為8月26日從東京出發，27日在神戶搭乘近海汽船會社的大和丸，28日到關門海峽，正午出發，晚上過五島附近，連日海象平穩波恬。⁶¹此年仍作〈南航船中作〉十首：

山連豫讚翠分明，雨腳纔收日腳橫。人似白鷗無住著，迴看遠水與雲平。
海風颯颯破炎蒸，濕透客衫涼不勝。露氣如煙中夜白，月明描暈一層層。
魚肩截浪曉風吹，恰值煙消日出時。海上青山舊相識，呼兒為寫好丰姿。
地脈斷時滄海開，舵樓日暮暫徘徊。離鄉何異孤飛雁，秋後旋從北地來。
回望靖洲地盡頭，長風解事送行舟。晚潮一碧漲如許，祇道翠螺天際浮。
一天蜃氣尚氤氳，舷首濤聲晚更聞。為是題襟游未遍，短槎八月指南雲。
扁舟眇似一秋毫，殘夜閒看象緯高。流鬼大冤都不辨，女牛墜海只煙濤。
魂銷桑梓夢空尋，回首遙天鯨霧深。安得傾來東海水，為吾洗盡客中心。
海心一白浪花飄，莫是魚龍得氣驕。艙底夢醒斜月暗，離愁偏趁夜來潮。
遠客殊矜筆硯靈，一帆無恙度滄溟。拂煙高下鷄籠近，移向蠻山眼更青。⁶²

組詩從神戶出航寫起，第一首寫雨中豫州、讚州的山色，即指「伊豫」（又稱「伊予」，今愛媛縣）、「讚岐」（今香川縣）。第二首寫入夜燠熱，海風吹涼，船隻慢慢航向門司港。第三首續寫早晨停泊關門海峽，海上青山於數度往來間已然熟稔。第四首寫人在甲板上望海思鄉，「地脈斷時滄海開」特寫遠離海岸進入茫茫大海，時間已近傍晚，船隻逐漸離開九州航向南方。第五首寫晚風送舟，回望水岸已漸行漸遠，島嶼山巖猶如翠螺一般。第六首寫深夜煙霧瀰漫，聽得舷首濤聲，「題襟」應指久保天隨在《斯文》連載的「題襟小集」，記錄各種旅程見聞，而天隨遊歷未盡，尚向南去。第七首寫殘夜星象，牽牛、織女星已沒入海中，僅

61 〈暑假北歸小程〉，《隨鷗集》326號，頁55。

62 同註61，頁55-56。又見《臺灣日日新報》，1931.10.29，4版「詩壇」欄。

餘煙濤，而「流鬼大冤都不辨」之「流鬼」為唐代對庫頁島的稱呼，「大冤」或指台灣，昔日曾有大員、埋冤等說法，兩地為日本帝國的南北疆，以此指稱在帝國的領海內行船之意。⁶³ 第八首轉向抒情，言述夢中空憶家鄉故人，只能傾盡東海水滌蕩客中的寂寞。第九首寫海象變化，船行不穩，夜半自船艙轉醒，離愁如海潮翻漲，融情入景。第十首點出基隆慢慢浮現，隨著船行漸近，山色轉青，以景色變化暗示即將抵達終點站基隆。

〈暑假北歸小程〉記載 8 月 30 日正午抵達基隆港，數度南來北返，以往多著重天色海象景觀的變化，此次加入漫漫航程的客中離愁。此年因不耐南方的炎熱氣候，北歸之心殷切，然因配合幼子小學學期結束，到 7 月 10 日才帶著妻兒一同北返。或許是已經來到台灣三年，新奇感消失，日漸想念家鄉故土。相較於前幾年，這組詩呈現更多自身情感的層次，熟悉與重複、頻繁客居不定的移動令天隨感到惆悵。而此番離開台北計 53 天，南航重返昭和町的家中時，雜草已長得與人同高。⁶⁴

（四）櫟括襟懷的短吟賦寫：昭和 7 年、8 年的南航詩

昭和 7 年（1932）暑假進行琉球之游，作《琉球游草》。於 6 月 30 日從台北出發，到 7 月 18 日抵達東京，家人到車站相迎。⁶⁵ 此行沿琉球群島一路北游至九州鹿兒島、宮崎、別府，轉船又游名古屋訪友，返回東京待了三旬，又往京洛遊歷，至 8 月 25 日從神戶搭乘大和丸，經 4 日於 28 日抵達基隆。於返程寫下〈航臺舟中作〉，詩云：

暑前遙向琉球去，秋後新從京洛回。每被天吳慙相護，潮平不見莽濤堆。⁶⁶

63 「流鬼」、「大冤」的典故解釋和前文「伊豫」等地名沿革皆為審查人提供，謹致謝忱。

64 〈暑假北歸小程〉，《隨鷗集》326 號，頁 56。

65 〈暑假浪游紀程〉，《隨鷗集》340 號，頁 67。

66 〈暑假浪游紀程〉，《隨鷗集》343 號（1933.05），頁 55。又見「題襟小集」，《斯文》16 編 2 號（1934.02），頁 28。《臺灣日日新報》，1932.12.30，6 版「詩壇」欄。

此詩概括了這次暑假的行程，先遊歷琉球，居留東京後再往京洛，航程幸有水神「天吳」相護而能平順無波。此次不再繁述南航所感，只以一首漢詩總結。

昭和8年（1933）年暑假沒有寫北歸詩，7月1日返日後往壹崎、對馬等處，⁶⁷其後游廣島、京都訪友，至7月17日返回東京，而後病發在家靜養，仍留下許多詩作。暑期結束於8月22日歸，26日抵台北。返台有〈航臺舟中所見〉一首：

笑扣船舷氣正豪，迴看陸地作波濤。長鯨晨嘯秋潮白，一道朝天十丈高。⁶⁸

這首詩以豪放笑聲和氣勢扣擊船舷，並透過回眸點出離岸所見。後兩句用長鯨、十丈高等形象寫出海象波濤洶湧。可惜此年紀行文〈暑假浪游紀程〉僅連載到《隨鷗集》354號，文末雖註明「未完」，然久保天隨於昭和9年（1934）6月1日逝世，連載便告中斷。⁶⁹餘稿今已不存。

（五）「南航詩」小結

綜上所述，「南航」組詩除了昭和4年（1929）是前赴臺北帝國大學教職，其後皆為暑假的終點，因此，直到昭和7年（1932）、8年（1933）仍有相關作品，只是縮短成一首，7年（1932）以南航詩作為暑期遊歷的總結，8年（1933）之作則另闢新意，呈現豪放之態。久保天隨在南航北歸的四日航程中，除了昭和7年（1932）前往琉球有所不同，其餘都是根據「基隆神戶線」的固定航道。昭和4年（1929）至6年（1931）皆作十首組詩，依時間順序呈現整個航程，而有以下幾種表現傾向。

首先，久保天隨的海洋書寫主要從各島嶼的方位來定錨。組詩最初以九州玄

67 〈癸酉六月，將游壹崎對馬〉、〈航壹崎舟中作〉，《斯文》16編3號（1934.03）。

68 《斯文》16編9號，頁68。又見《臺灣日日新報》，1933.11.16，4版「詩壇」欄。《秋碧吟廬詩鈔》戊籤（日本東京：久保舜一自刊本，1938.08），卷17，頁28b。

69 〈暑假浪游紀程〉，《隨鷗集》354號，頁59。

海洋為出航指標，彭佳嶼作為抵達台灣的預示，透過航線來標誌地點、定位里程；後來轉向以神戶為起點，寫出讚州、豫州一帶瀨戶內海的海洋風光，五島則始終作為陸地與海洋的臨界點。如昭和 5 年（1930）將台灣作為目的地的座標，強調南游、海行與蓬萊仙山的形象。

其次，天隨詩中的海洋並不呈現對抗或征服，每趟船程皆受到海神天吳護佑才得以平安，加上現代化輪船的技術，於汪洋航行較之昔日已相對安全。時間的臨界跨度是天隨著意傳達的組詩脈絡，清晨、黃昏成為組詩中經常出現的時間標誌，並利用晝夜、陰晴、天候、海潮來寫航程中不同的變化，如昭和 4 年（1929）的組詩以此鋪陳出一系列舟行過程的變化。

第三，航行在「積水無邊」的海洋，離岸風光的轉換相對快速，而汪洋中的景觀變化則極為緩慢。組詩透過輪船上綿延不絕的風水聲、登臨遠眺的張望拍欄、艙內低昂的搖晃感、以及陣陣的腥風涼露，調動聲音、氣味與觸感，以此寫出船行中人的存在感知。天隨的海洋詩以紀實的態度翻新出奇，從而凸顯搭乘郵輪的經驗，例如昭和 6 年（1931）又以心境變化融情入景，一改著眼於海潮風光與氣味的作風，注入客中羈旅的愁緒，展示更多的情感轉折。

「南航詩」雖然是反覆的「同題重寫」，仍可見久保天隨以詩藝的變換創造詩作間的差異性，加上組詩首尾相連的結構特性，無論是透過晝夜明晦、風光雲影而鋪陳出形貌各別的行旅長卷，又或以個人夢醒的情感變化串聯旅程中的所感所思，皆流露出久保天隨海洋書寫的豐沛才思。

五、北歸：羈旅思鄉下的海洋回望

（一）方向轉換的返程視野：昭和 4 年〈七月北歸舟中作〉

久保天隨昭和 3 年（1928）初次南航造訪台灣，興奮地環島一周，昭和 4 年（1929）4 月任職臺北帝國大學已是長期居留，遊歷台灣大多安排在冬季假期。暑假北歸日本即是返家，而台灣始終是炎方、海隅，並非安居之所。天隨北歸後

也在日本各地遊歷、會友，所以「北歸詩」可以視為暑假遊歷的起點。〈夏暇浪游紀程〉記載昭和4年（1929）6月20日課程結束後，日日在研究室趕書稿，一直到7月10日才完成。11日與妻兒到草山泡湯，13日孤身北返日本，坐急行車於早上七點半抵達基隆，再搭乘扶桑丸北返，妻兒依依不捨地為之送行。航程經彭佳嶼後，約莫一天半皆不見陸地，15日才靠近九州近海。⁷⁰久保天隨將這趟歸途寫成組詩〈七月北歸舟中作〉，其云：

滄溟無際覺天低，漾漾微瀾白練齊。遙指夕陽紅盡處，落霞應是會稽西。
萬里無雲大月明，金波激盪接天平。風翻潮氣寒於露，恍聽中宵海鶴聲。
拍欄舒嘯又回頭，蜃氣初生未結樓。水與長天青一色，南溟何處是琉球。
魚陣趁舟鯨霧腥，乾坤與我似浮萍。蓬萊清淺迴潮急，寥廓無邊一氣青。
紅暎初上曉煙開，一鵲銜魚飛復回。極目滄波玄海穩，千帆南指霸家臺。⁷¹

北歸詩只有南航詩之半，更多著眼於海象變化、晝夜更替。第一首寫海天一色的蒼茫景況，船行拉出的波瀾猶如白色長練。開篇並未描寫啟航的過程與景觀，而是直接寫離開彭佳嶼之後的海上風情。早上從基隆出航，至傍晚已然航行半日，西邊紅霞滿天，遙想海的遠端是古代中國會稽的位置，大抵指浙東紹興一帶，相應的緯度約30度，以地名作為座標來確定航程位置。第二首描寫入夜後月光灑落海面的景象，海風生涼帶來寒意，依稀聽到海鳥的叫聲。第三首又迎來白天，在甲板欄杆前試圖辨識東海遠處的琉球所在。第四首寫魚群隨船一同前行，空氣浮動著海潮與魚類的腥味，個體我在無邊大洋之間猶如渺小的浮萍。第五首寫破曉紅日使晨霧漸散，視野突然開闊，只見海鳥銜魚遠去，北邊的玄海洋平靜無波，

70 〈暑假東上紀程〉，《隨鷗集》298號（1929.08），頁37-38。

71 同註70。又見於《臺灣日日新報》，1929.09.17，4版「詩壇」欄。

而捕魚的千帆已開始一日的作業，朝博多方向駛去。⁷²一切都是熟悉不過的日本海洋風情。

〈暑假東上紀程〉記 15 日清晨破曉已過佐世保近海，佐世保是九州長崎的海岸，繞過此地之後往北再略偏東北即是玄海洋的方向，從此處可以望見黛色的鎮西山，而輪船駛入玄海洋時，只見海面蕩漾深碧之色。⁷³玄海洋為壹岐島與佐賀之間環繞的近海，水面較為平靜，舟行至此，約半日航程即抵門司港，此時已有許多船隻向南出航。這組詩雖然描述航程，但並未標記明確的起點，九州東側的玄海洋作為即將歸返的暗示，成為這組詩的終點。這組詩並不強調個人情懷，而著眼於細寫日本海域的人文地理景觀。

南航北歸在航程上僅是船行方向的逆返，每一次旅程海象變化的捕捉、漫漫無際的航程不易顯現船行方向，無論南航詩或北歸詩都面臨了相同的書寫挑戰，天隨則以組詩的形式、航程的時間次序來組構，以景觀變化或人與物的互動，聚焦營造出船行中特有的記憶點，如魚群趁舟、海鷗銜魚等，在視野伸縮之間取得一些新意。也因此，久保天隨在〈暑假東上紀程〉表示這段航程已經太過熟悉，「同題重寫」並不易發揮，他再度嘗試採取「新警的構想」，附記這五首詩聊博方家一粲。⁷⁴可見天隨對於詩藝的自覺與翻轉。

（二）天候轉換的航程凝望：昭和 5 年〈庚午七月北歸舟中作〉

昭和 5 年（1930）暑假例行北歸，詳細行程記載在《隨鷗集》312 號〈歸京游越紀程〉。此行與妻兒同行，等就讀高女、小學的兒女學期結束便一同北返。7 月 10 日出發，抵基隆搭乘近海郵船會社所屬的大和丸，是一艘一萬噸級的巨舶，

72 羅麗馨引用申維翰《海游錄》中雨森芳洲（1667-1755）云：「博多津日語發音和家多，貴國中文忠叔舟奉使日本時，筆錄曰：霸家臺。此為音譯之訛，但其義甚佳，故至今仍以此稱呼。」知霸家臺即博多音譯之訛。參〈十五世紀朝鮮人對日本的觀察和記錄——以申叔舟《海東諸國紀》為中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2 期（2009.12），頁 95。

73 《隨鷗集》298 號，頁 37。

74 同註 73，頁 38。

依例航行四日抵達神戶港。此年作〈庚午七月北歸舟中作〉組詩十首，從基隆啟程寫到抵達神戶港，詩云：

歸興偏憐海若知，舟行太快覺山移。緬懷羊角風頭急，鼉作鯨吞彼一時。
何來白鳥與風翻，舟趁驚濤出海門。煙水無邊針路杳，濛濛鯨氣接天昏。
散髮高歌拍鐵欄，放眸便識水天寬。當檣殘日紅初褪，大海風迴漾紫瀾。
餘霞如綺繪晴霄，嘯倚舵樓海色遙。驀地魚龍爭變化，涼風吹盪晚來潮。
快受滿衫涼氣新，天將佳景屬閒人。暮煙消盡潮光闊，寥廓高懸月一輪。
空明萬里渺無涯，露氣生涼月未斜。看到峭風吹過處，海心一道掣金蛇。
五夜歸心夢易驚，殘星數點射窓明。慣聞陪浪春船腹，卻怕逆風晨有聲。
萍蹤未許此身閒，孤艇天南幾往還。飛渡玄洋心始穩，午嵐翠刷九州山。
水雲堆裡氣如秋，迴望漁簫欲滅頭。晨出椎門波似熨，青螺幾個巧隨舟。
停舟兒輩喜相呼，斜日神山似畫圖。從是飛輪趁涼過，明朝容易入東都。⁷⁵

第一首「歸興偏憐海若知」表達歸心殷切，大海似解人意，加快航行速度，眼前山巒彷彿也在移動，詩作透過離岸的移動感傳達啟程歸家的迫不及待。第二首描述出航遭遇大風，天候不佳，感到航程遙遠。〈歸京游越紀程〉記載當天的海風巨浪使十萬噸的船體搖晃不已。

第三首到第七首描寫海上日夜溫差極大，此趟船行到九州之前理應度過兩個夜晚，然而詩作從日暮黃昏、入夜、月升、夜半、清晨的時間進程來看，似乎僅集中於一夜來描寫。其三寫傍晚在甲板憑欄高歌，眺望夕陽紅霞初褪、海生紫瀾的顏色變化。其四寫暈染的晚霞如畫，投影在整個海面，晚風舒暢。其五寫雲霧散盡後月輪高掛的美景。其六寫明月漸次移轉，夜露深重，氣溫逐漸冷冽。其七寫歸心殷切，睡不安穩，隔窗望著天邊殘星漸曉，已經聽慣汽船行駛的聲音，擔

75 〈歸京游越紀程〉，《隨鷗集》312號，頁40。《斯文》12編12號（1930.12），又見《臺灣日日新報》，1930.09.17，4版「詩壇」欄。

心逆風會使引擎的噪音擾人。船行海上，聽覺的感知特別敏銳。〈歸京游越紀程〉寫到這晚在客室中感到炎熱，來到甲板上吹風，彷彿驅走了三伏暑氣，加上月色澄淨，洋面漲起銀波，露氣如煙，景色十分宜人。⁷⁶

相較於前一年的北歸，這組詩加入個人感慨。其八「萍蹤未許此身閒，孤艇天南幾往還。」慨嘆自身南北飄泊，而玄海洋、九州山（即鎮西山）是即將抵達門司港的指標，靠近日本的山水風光令人心情安定。7月12日中午抵達門司港，停泊到薄暮時分再次啟航。其九「水雲堆裡氣如秋，迴望漁簖欲滅頭。」寫涼爽海風彷彿略帶秋意，海中漁燈點點。〈歸京游越紀程〉提到出門司港半個小時後，經過來島海峽附近的許多島嶼，航行靠近豫州近海時，瀨戶內海的漁火高下相映，點點如群星。⁷⁷而「晨出椎門波似熨，青螺幾個巧隨舟。」指13日早晨來到讚岐近海，清晨的瀨戶內海平穩如熨，遠處可見幾座青色小島如青螺，中午便抵達神戶。其十「停舟兒輩喜相呼」點出在神戶港下船，結束了漫長的航程。下船後例行的路線是在神戶三ノ宮車站轉乘特急列車，到14日中午才抵達東京車站，即是「從是飛輪趁涼過，明朝容易入東都。」指轉車的路程。

雖然在汪洋中描寫晝夜晴晦是天隨海洋組詩常用的技法，不過這組詩特別著力於海象的變化與夜景的刻劃，而這些經驗實是透過每次航程的特殊經驗提煉而出，也因此特地在日記中留下紀錄。此外，這組詩更在航程終點寫及轉乘列車，將行程描寫從舟行擴展到水、陸交通工具的改換，這個書寫角度未見於其他組詩。大抵而言，「北歸詩」細緻描摹抵達日本的水岸風情、交通資訊等情境，間接傳遞出對於家鄉的熟稔以及歸鄉的盼望。

（三）飄蓬旅懷的客心愁緒：昭和6年〈暑假北歸小程〉

昭和6年（1931）暑假因配合兒女的學期結束，到7月9日才出發北返。在基隆搭乘近海郵船會社所屬一萬噸級的大和丸，於上午10時啟程，由於前日有

76 〈歸京游越紀程〉，《隨鷗集》312號，頁39。

77 同註76。

風雨，出發當日風浪仍大，翌日已恢復平穩的海象，一碧渺漫，波恬如熨。⁷⁸此趟航程有組詩「辛未暑假中所得」〈北歸舟中作〉十首：

扁舟趁霽客初歸，千里蓴羹願莫違。天澹雲開過雨後，挾風潮氣欲霑衣。
三年無術駐顏顏，久住南洲瘴癘間。顧指夕陽紅盡處，那邊應是會稽山。
鯤洋怒浪盪舟馳，唯道今宵月上遲。風露滿天人未寐，短衣倚檻夜涼時。
敢輸博望一浮槎，艙底忽醒歸夢賒。浩浩無邊天接水，夜闌河漢欲西斜。
平生蹤跡感飄蓬，幾日舟行蜃氣中。到底旅懷吟不盡，果然愁水復愁風。
魚龍棲隱海天寬，獨立舵樓高處看。目斷滄波三萬里，扶桑出日大於盤。
午潮容易送歸舟，兩岸青蘆颯欲秋。樓閣高低市聲鬧，海心一嶠是岩流。
停舟半日奈無聊，赤馬關頭津樹遙。煙水日斜鷗語寂，歸心何耐趁奔潮。
連天浩渺水如愁，底事平生愛客游。一帶遙山含曙色，起看殘月挂檣頭。
洲渚彎環潮水長，遠天樹色夜蒼蒼。煙燈月暈依微裏，祇有打頭風最涼。⁷⁹

其一寫趁雨霽初晴啟程，以「千里蓴羹願莫違」帶出歸客遊子意，空氣中仍浮動著雨過的水氣。其二「三年無術駐顏顏，久住南洲瘴癘間。」自道羈留在南方炎荒之地已三年，形貌日漸蒼老，略有倦遊之感，與昭和4年（1929）的組詩運用了相同的意象，從夕陽盡處指稱船行來到約莫與中國會稽山相當的緯度。其三寫海濤怒浪使人夜不成眠，只得到甲板乘涼。其四自比如漢代博望侯張騫乘槎上天河，在船艙中睡不安穩，醒來深感歸途遙遠，夜闌星斜，所見仍是無邊汪洋。前四首從出發、傍晚、入夜到隔日凌晨，點出航程的時序變化，仍是組詩慣用的創作手法。其五轉向內心感懷，自嘆行蹤如飄蓬，羈旅所見無非愁水與愁風。

其六「魚龍棲隱海天寬」指隔日海象趨於平穩，登上船樓眺望彷彿可以看見日輪從故鄉扶桑升起。其七以「午潮」點出時序為中午，船行進入海峽可見兩岸

78 〈暑假北歸小程〉，《隨鷗集》324號（1931.10），頁49。

79 〈暑假北歸小程〉，《隨鷗集》324號，頁49-50。又見《臺灣日日新報》，1931.9.11，8版「詩壇」欄。

植被盡是青蘆搖曳，甚至傳來陸上市集的喧鬧聲，詩中化用白居易〈菩提寺上方晚眺〉：「樓閣高低樹淺深，山光水色暝沉沉。」語典。最後一句指出海中央矗立著巖流島，可知航程已經來到關門海峽，也就是門司港的所在。其八寫在門司港泊船等待的無聊心緒，「煙水日斜鷗語寂，歸心何耐趁奔潮。」點出已等到日落時分，因歸心殷切而對等待略感不耐。〈暑假北歸小程〉記載 11 日早上經過九州西邊，飛雨頻至，至玄海洋時，水神天吳也舞弄海潮，正午暫泊關門，下午 6 時再啟航出發。⁸⁰ 這組詩略過九州近海的描述，其七、其八直接著眼於關門停泊的景況。

其九感慨平生喜遊，客居多方，面對遠洋航程的茫茫無際，不免也浮生愁思。此時山邊帶著曙色，參照昭和 5 年（1930）北歸詩，應該還在四國讚岐近海處。其十來到瀨戶內海的洲渚海灣，天光稀微，在甲板前方迎來涼爽的打頭風。最後兩首沒有明確的地理座標，根據〈暑假北歸小程〉，正午時分已抵達神戶，換言之，這組詩結束在清晨的瀨戶內海景色。組詩利用晝夜、天候、晴晦、海象來鋪陳航程的變化，以日升月落漸近帶出時序推移，雖有重複先前使用過的詩意，如描寫夕陽落在會稽所在，但也有翻出新的景象，例如略去以往常寫的九州作為水陸交會的臨界點，增加門司港停泊的環節，最後終結在清晨瀨戶內海的風光，而非昭和 5 年（1939）組詩的航線終點神戶港。這組詩對應於同年的南航詩，帶有濃重的羈旅之感，不過，南航強調的是一種客居的惆悵，而北歸詩更多了久別的鄉愁與歸心。

（四）「北歸詩」小結

綜觀南航、北歸詩的不同之處，北歸代表著再次返回故鄉的土地，更多地傳達出羈旅客遊的漂泊愁思，航程等待時的不耐感，正襯托出歸心的急切。「回望」不只是一種視線的回望，而是指回歸的想望，昭和 4 年（1929）最初的北歸詩用大量的視線來寫景，延續著南航紀實的寫法，沒有特別述及個人感慨。北歸共有

80 〈暑假北歸小程〉，《隨鷗集》324 號，頁 49。

三組詩，昭和5年（1930）開始從移動的速度感連結到自身對於回歸的想望。昭和6年（1931）則流露出飄泊的客心旅懷。其後昭和7年（1932）暑假因遊歷琉球，航線改換，沿琉球群島北上，而無北歸相關的作品。昭和8年（1933）受到台灣總督府視學官大浦思齊的鼓勵，前往壹岐、對馬二島遊歷，出發前寫下即將前往二島遊歷的展望，亦未另作北歸詩。《隨鷗集》348號〈暑假浪游紀程〉記錄8年北歸的行程，6月26日從台北出發，循例從基隆搭船乘大和丸北返，靠近內地時還在下著梅雨，陰霾的天氣令人感到抑鬱。29日正午到門司港後，雨蕭蕭降下。這次沒有到終點站神戶港，而是在門司港上陸後，搭急行列車到博多，開啟壹岐的遊歷。⁸¹

久保天隨詩抄手稿本「辛未暑假中所得」的〈北歸舟中作〉有落合東郭（1867-1942）的朱筆眉批，說：

作者自赴臺灣，每夏歸省，舟車所經已熟耳目，而其詩不作一陳套之語，此他人所不及。⁸²

久保天隨這些「同題重寫」的海洋組詩雖然有相同的機杼與針線，但每次行程都能帶出不同的觀察、感受和體悟，如昭和4年（1929）著眼於平穩的航程，昭和5年（1930）詳述舟行所見的夜景，昭和6年（1931）特別呈現出行前雨後初霽與海象的變化。而這幾趟固定行走的四日航程，透過時空情景的局部微調，創造出不同的海洋體驗，例如同樣寫門司港，以鄰近的關門、赤馬關頭、壇浦古戰場、巖流島，帶出在同一塊土地上不同的歷史感受與空間想像。也因此，落合東郭在拜讀其南航北歸等同題組詩時，不禁讚嘆久保天隨這種在尋常處發掘新意的詩藝，實為他人所難及。

81 〈暑假浪游紀程〉，《隨鷗集》348號（1933.10），頁54-55。

82 《秋碧吟廬詩稿》昭和4-8分冊，頁133。

六、結語

本文以久保天隨從昭和 3 年（1928）至昭和 8 年（1933）南航台灣、北歸日本的海洋組詩為核心，由他在《隨鷗集》的紀行文、《斯文》的漢詩來梳理在搭乘「基隆神戶線」這條歷時四天的航線時，如何以組詩「同題重寫」，表達歷次船隻啟程至靠岸的航行過程與見聞，由此凸顯其詩藝與書寫特色。

文中先就久保天隨自中學以來在紀行文學的寫作嘗試和理念進行討論，其紀行美文具有多種形態，可前溯日本紀行文學的傳統。此外，久保天隨有大量在各地遊歷而以漢詩寫成的旅遊詩，同時也會將遊歷經驗發表於《隨鷗集》，其後再度將《隨鷗集》紀行文中的漢詩抽繹出來加上詩題，轉而將漢詩投稿到大正 8 年（1919）創刊的雜誌《斯文》，再集結《斯文》部分詩稿出版為單冊發行的游草，可以說，久保天隨「游草」發表的過程可視為日本近代漢詩文本生成的有趣個案。此外，本文也整理了久保天隨在《斯文》的各種「游草」，並從中提出《南航小草》、《滯臺詩草》以及「題襟小集」的大量詩草，以此帶出久保天隨「南航（台灣）」、「北歸（日本）」的詩作，由此逐章討論旅台、滯台歷年的南航北歸詩，而《斯文》「題襟小集」的旅遊漢詩則呈現出其於昭和年間滯台的旅遊經驗。

對久保天隨而言，訪台勝景是入詩的絕佳詩料，其以擅長的漢詩為台灣地景留下了相當的篇章。他很早就期待能來造訪台灣，最初環游台灣一周，已盡訪各地名勝，只是台灣雖是值得獵奇、帶有熱帶風情的炎荒，卻始終是異地。昭和 4 年（1929）4 月赴台任職之後，台灣成為工作長居之所，旅程的南北往來成為每年暑假例行行程，南航、北歸詩也經常作為遊歷詩作的開端與終結。

久保天隨南航、北歸的旅台航線書寫，多以組詩的形式構成，依航程的時間順序逐一鋪展，運用晝夜、陰晴、天候、海潮來寫航程中的各種變化。此外，也以門司港、鎮西山、五島、琉球、彭佳嶼、棉花嶼等地理座標作為航程書寫的定位，展現其詩藝的經營。但天隨在紀行中特別留意每次航程的差異，有時著眼於啟程的風浪，有時著眼於夜航的美景，在組詩的起點、終點，描寫離岸、靠岸的比例也略有調整。而南航、北歸在心境的表現上因滯台日久，從期待異域風光轉

為感慨客遊漂泊，北歸有別於南航，經常細寫進入日本海域後的景象，以此表現殷切期盼歸家的心情。

輪船航行海洋雖是近現代體驗，但久保天隨反覆提煉的是古典漢詩經常出現的景物風光變化、行船羈旅的況味，謹守著運用古典語言呈現自我體驗的表現形式，其紀行的海洋詩並不是為了確切地掌握海洋的完整面貌，最終仍要回歸到古典詩學的意義，藉由觀覽山海以得江山之助，運用模山範水的紀實筆法融入詩藝與感受，其海洋書寫仍是以詩學為主體，即便在固定的航程中幾度往返，久保天隨始終能於「同題重寫」中另闢新意，不斷自我超越，也因此「南航北歸」這組以海洋為書寫場域的新的詩歌形式，再度受到友人落合東郭等人的稱賞，同時也為古典海洋詩歌開拓了新的表現方式。



附表 《斯文》所收航行遊歷詩表

《斯文》標題	《斯文》編／號	所收航行遊歷詩
題襟小草	12:1	七月北歸舟中作、東京
題襟小集	12:2-3	仙臺、洛中等
題襟小集	12:5	南航舟中作、臺北、臺南、鵝鑾鼻、南游雜詩
題襟小集	12:7	社寮島
題襟小集	12:8 13:1-2	庚午七月北歸舟中作
題襟小集	13:3	八月念四出都、神戶乘船、南航舟中作
題襟小集	13:6 13:8-10 14:1	福州至〈船入基隆〉，為《閩中游草》內容
題襟小集	14:3-4 14:6-10	石門、壽山、臺南、阿里山、日月潭、嘉義、臺北、新店、烏來、北投、新竹、彰化、鹿港、萬華、水社、埔里、霧社、臺中、歸寓
題襟小集	14:11-12 15:1-4	〈三月初四舟抵澎湖〉至〈天人菊歌〉為《澎湖游草》
題襟小集	15:4-12 16:1-2	〈將游琉球有作〉至〈航臺舟中作〉為《琉球游草》
題襟小集	16:2-9	福岡、癸卯六月壹岐對馬、夜航玄海洋、廣島、有馬、滯京雜詩、航臺舟中所見。（後附久保天隨博士逝去消息）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久松潛一編，《鹽井雨江・武島羽衣・大町桂月・久保天隨・笹川臨風・樋口龍峽集》，
《明治文學全集》41（日本東京：筑摩書坊，1971.03）。
- 久保天隨，《七寸鞋》（日本東京：内外出版協會，1901.06）。
- ，《文壇獅子吼》（日本東京：日高有倫堂，1907.01）。
- ，《秋碧吟廬詩鈔》丁籤（日本東京：久保得二自刊本，1927.11）。
- ，《秋碧吟廬詩鈔》戊籤（日本東京：久保舜一自刊本，1938.08）。
- ，《秋碧吟廬詩稿》卷一（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手稿，請求記號：イ 04_03152_0030）。
- ，《秋碧吟廬詩稿》昭和 4-8 年分冊（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手稿，請求記號：イ 04_03152）。
- ，《煙霞小景》卷一（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手稿，請求記號：イ 04_03152_0042）。
- ，《塵中放言》（日本東京：鍾美堂發行，1901.11）。
- 久保天隨、中內義一合著，《藻かり舟》（日本東京：鍾美堂刊行，1900.07）。
- 交通局遞信部編，《臺灣の海運》（台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1935.08）。
- 余曆雄、蕭婷憶主編，《漢詩與區域文學：第三屆東亞漢詩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2019.07）。
- 徐興慶編，《東亞文化交流與經典詮釋》（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12）。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02）》（台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2.07）。
- 森川竹溪著，水原渭江編，《夢餘稿詞集》中冊（日本京都：國際藝術文化交流委員會印行，1989.10）。
- 森岡ゆかり，《近代漢詩のアジアとの邂逅——鈴木虎雄と久保天隨を軸として》（日本東京：勉誠出版，2008.02）。
-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4.12）。

黃美娥、謝世英撰文，《魏清德舊藏書畫》（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7.11）。

黃美娥編，《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文學作品目錄》（台北：臺北文獻委員會，2003.02）。

楊雅惠、施懿琳、王小琳、王建國合著，《臺灣海洋文學》（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09）。

萩原正樹編，《日中韓文人交流と相互理解——明治大正期の詩詞を通して》（日本名古屋：あるむ，2020.11）。

鼓ヶ浦山人編，《明治文豪創作苦心秘話》（日本東京：朝日書房，1939.11）。

廣島大學文學部中國中世文學研究會編，《中國中世文學研究》卷2（日本東京：白帝社，1962.12）。

蔡祝青編，《迎向臺大百年學術講座 I：台北帝大文政學部論文集》（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12）。

齋藤希史著，盛浩偉譯，《「漢文脈」在近代——中國清末與日本明治重疊的文學圈》（新北：群學出版公司，2020.09）。

藤崎濟之助，《臺灣全誌》（日本東京：中文館書店，1931.01）。

二、論文

（一）期刊

李嘉瑜，〈旅行、獵奇與懷古——久保天隨漢詩中的澎湖書寫〉，《成大中文學報》18期（2007.10），頁117-142。

村山吉廣，〈久保天隨——大正詩壇の雄〉，《漢學紀要》9號（2006），頁1-18。

劉萱萱，〈久保天隨〈澎湖遊草〉的歷史與風土敘述〉，《靜宜中文學報》10期（2016.10），頁77-107。

羅麗馨，〈十五世紀朝鮮人對日本的觀察和記錄——以申叔舟《海東諸國紀》為中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2期（2009.12），頁81-120。

（二）學位論文

周延燕，〈近代日本漢學家久保天隨及其藏書研究〉（台北：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陳速換，〈久保天隨及其《澎湖遊草》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論文，

2003)。

三、報刊文章

《斯文》，大正 8 年（1919）至昭和 9 年（1934），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本，館藏不全。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0 年 7 月至昭和 19 年 3 月，大鐸資訊公司。

《臺灣時報》，明治 42 年 1 月至昭和 20 年 3 月，漢珍數位圖書公司。

《隨鷗集》1 號（1904）至 362 號（1934），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本。

《臺灣風土》106、107 期，1950.07.24、07.31，「緋云文獻」資料庫。

四、政府檔案

「久保得二（大學創設準備ニ關スル事務ヲ囑託ス）」，卷名「昭和三年一月至三月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判任官進退原議」，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卷典藏號：000-10217。

